

對越甲稿

奏申

表牋

真西山全集

卷

十九八七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對越申蒙

奏申

奏乞放宣城縣零苗

臣一介疎庸誤蒙推擇將漕江左深惟連年入侍軒
墀具見 明天子惻怛愛民入境之初首務布宣德
意以圖稱塞今有見之詞牒採之衆論民以為困者
不敢不以具聞臣照得寧國府宣城縣清流等九鄉
水田及官民圩田去歲潦傷頗甚本司差迪功郎
太平州司戶參軍趙汝詹同承奉郎知寧國府宣城

樂善堂
藏書

縣尤燭於嘉定七年九月前去編行檢視統縣計放
二分二厘四毫共米三萬一千二十七石四斗二升
二合緣人戶游饑之後生理未盡復舊遭此水患輸
納必是費力兼目今旱勢未蘇又當起催夏稅竊慮
府縣催督零分苗欠無所從出以致重困臣今將本
縣前項被潦鄉分殘零苗欠權與倚閣候秋成理納
少寬目前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申省
小貼子某以下戶零欠今亦不多推廣 上恩欲使
速得蘇息是敢不俟回降而亟行之專輒有罪併乞
照會

奏乞為江寧縣城南廂居民代輸和買狀

四月同安

撫司

臣等猥以非才俱承乏使雖職守不同而責任則一
夙宵策勵惟知推廣德意務寬民力庶幾仰答萬分
今有近在目前事閑休戚而縣邑因循視為常賦越
數十年之久未克厘正者臣等比因早曠訪求疾苦
迺始知之若不亟議蠲除使彫瘵自此少蘇何以
副 陛下宵旰勤恤之意竊見建康府南門之外有
草市謂之城南廂環以村落謂之第一都第二都第
三都皆隸本府江寧縣紹興中行經界府城坊郭與

諸門外不過戶納兩料役錢謂如房地日收賃錢一文則每年納錢四百省內城南廂以至第三都成年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此外他無一毫稅賦淳熙五年知江寧縣事章騫偶因推排平白將一廂三都分立和買兩色增科綿絹於民房地僦賃則起所謂家業錢店肆賣買則起所謂營運錢有如房地錢日收一十文足紐家業錢一貫六百二十三文七分每及一貫文即催和買絹五寸五分綿五分五厘共折錢一百三十八文七分二厘其店肆賣買比之房地尤無定準皆是泛行約度紐營運錢每及一

貫文即催和買絹八寸綿八分共折錢一百二十四文內房地和買歲取絹三百一十三匹六尺三寸四分綿一千二百五十二兩計錢一千九百四十一貫五百八十三文所有營運和買歲取絹一百八十二匹一文八尺五寸綿七百二十九兩八錢六分計錢一千一百三十一貫二百七十一文合兩色而言之共錢三千七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較以疇昔專輸房地役錢已多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且均為建康之民坊郭別門相去咫尺悉皆無此獨南門科折特甚於舊度其時雖罹橫歛固不能堪然

馬軍行司移屯之始連營列戍軍民憧憧聚彼貿易市廛日以繁盛財力足以倍輸縱使過多尚可強勉粵自師旅之餘饑饉洊至軍既殫乏民亦流亡居舍賈區蕭疎頽廢而昔年朔增和買定額仍存本縣官吏惟知比舊增敷有加無損以求足辦全不顧念鑿空如此何以繼之大抵主家以房地起家業錢而賃戶又以店肆起營運錢一處生業兩項輸送安得而不重困哉至於因家業營運而科和買綿絹併和買綿絹以當都團差役輸索重復差徭繁併力不能支逃徙相望其間未忍輕去者日益窮匱恐非所以還

舊觀壯陪都也臣等若徑乞盡數蠲減恐賦入素定未易遽除如其知而不問心實懷愧今公共相度欲從建康府及江東轉運司各於支用錢內中半抱認取撥自嘉定八年為始每歲與之均補錢二千四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每歲計錢一千二百一十四貫六十四文却乞將淳熙五年朔增家業及營運錢上所科和買綿絹盡與除豁見在房地一依府城坊郭及東西北三門之外以經界則例起催先來兩料後錢一歲計六百二十四貫七百二十四文從本縣令項催赴建康府交納添湊轉運司并本府抱認

錢一千四百一十八貫一百二十八文共成三千七
十二貫八百五十二文理充知縣章調初增和買綿
絹窠名起發上供日後推排以此為定即不得巧立
名色再敷家業營運和買綿絹及紐折價錢如此則
官雖有償備之費而和買數存不虧元額斯民積蠹
遂可剷除儻蒙 聖慈特降 睿旨從臣等所乞施
行實一方無窮之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嘉定八年五月
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
奏乞蠲閣夏稅秋苗
六月一日
竊見本路州縣今歲以來雨澤闕少臣昨經由池錫

之日其時不雨已及旬餘迨至金陵一向乾旱蓋自
三月至于五月之終九旬之間有雨者纔六七日焦
熬之狀蓋不待言播殖之功一切盡廢臣朝夕訪問
惟信與饒得雨頗多歲事可望若建康太平寧國池
徽南康廣德諸郡旱勢略同臣以祈禱間出近郊及
因閱舟親至采石經行原野莫非赤地回顧所及全
無秋苗間有瀕江可以車戽之地或已栽插然水熱
如湯不堪蔭養茁然長茂旋又焦黃訪聞當塗宣城
管下圩埂之鄉每歲常苦水澇今亦種不入土與陸
地同近因舟行過大城堰一帶見蝗虫飛泊蘆葦間

綿亘十數里未幾遂入府城皆由東北而來蔽天障日遇其所落草木為空又据諸處申到若建康府之上元江寧溧水池州之貴池銅陵寧國府之宣城皆有蝗蝻生發所未申者尚不及知此一路旱蝗之大概也常平義倉之儲總一路凡四十三萬而侵移陳腐皆在其中姑以建康一城言之居民日食凡二千斛而常平初無顆粒義倉之米以石計者僅一萬九百有奇以之糴濟城郭之民不數日盡矣况能更及田野乎以此推之常平義倉已不足恃以江諸州元非產米之地自經兵旱田疇蕪廢在在相望所出益

少綱運起發之外其能幾何接濟軍民唯仰客販今則兩淮既皆遏糴淝河般運不通上流客舟亦頗不繼諸州米價漸已日增艱食之虞近在朝夕嘗博訪父老皆言粳稻雖已失時尚堪雜種麻豆蕎麥黃粟之屬綠田中無水不通翻犁而不可種下等農民之家貸耕牛買穀種一切出於舉債今秋成失望小大憂危而官司催督夏稅略不少貸典賣罄竭不足以償而種子價高無錢可糴而不能種凡曰陸種僅可救饑近年官司往往不卹每遇檢放指為熟田責令輸納苗米未免賤糶所有貴糶所無以供公上殫其

地之出不足以輸所以更相懲創而不敢種臣自聞
此語為之惻然竊惟今歲之旱實與往年不同往年
之旱多在夏秋田間既已布種故雖災傷之甚什至
七八而其熟處猶居二三今則高下之田皆為荒地
借令雨以時至雜種可投尚恐空於蝗螟之口而况
雨未可期種未可必方來之患日月尚長民情搖搖
已有流移之漸臣近準 朝旨將來合議糴濟即與
本路諸司同共詳議措置施行臣已恭稟多方講究
外竊謂與其待已饑而行糴濟之惠不若先未饑而
加存卹之恩謹具奏請事件如左

其一曰倚閣夏稅臣近居太平州百姓王經等一
百六名狀稱自去冬以來並無雨雪麥苗先已乾
死收到些小不了食用目今秧苗又盡枯死蕎麥
豆種艱得錢物亦無處收糴田地乾亢至甚亦難
耕種老幼日夕憂惶不能存活欲乞備申 朝廷
權閣今年夏稅臣方欲冒昧控陳忽準戶部符臣
察奏請內一項寬旱地之賦以為秧苗未得種插
人情方且皇皇而折帛起催半責見錄版曹既有
歲例州縣苟欲逃責征誅憔悴之民不減星大之
急農困追呼將復失種其為怨嗟甚於不雨此當

西行戒約江湖監司目即體訪先來被旱之處一
面行下郡邑將第四第五等下戶折帛等官物稍
寬旬月之期以俟秧種了畢即蒙 聖旨允從仰
見 陛下至慈至仁勤卹民隱凡有所聞無不施
行臣即已鏤榜曉諭州縣令自榜到日為始住催
一月雖足以寬目前而一月之後催理如故方細
民熬熬揀死不贍之時縱令督促萬端終是無可
償納徒使吏卒並緣得為苛擾人戶憂迫不克
移理勢實就非臣過計兼本路近年民困重賦
田逃戶所在相望今既未能招徠不可使見存之

戶更有流徙伏望 聖慈速降旨揮將本路州縣
旱乾不曾種蔣去處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權與
倚閣候將來得熟日併催庶幾稍解倒垂之急臣
不勝大願其二曰蠲放秋苗國家仁愛元元著為
災傷檢放之令德澤洋溢入人至深近歲州縣長
官多以趣辦財賦為能鮮以保全民命為急下吏
承風輒懷觀望且如去歲宣城南陵蕪湖繁昌貴
池銅陵青陽等縣皆被水災檢放之時多不及數
目自臣到任來訴者多事已後時無從覈實而參
之衆言宣城尤甚故前者輒上倚閣殘零之請伏

惟 聖慈必已矜從今歲旱災前所未有至仁如
天俯燭民隱將來苗稅必是優與蠲除而臣察諸
衆情似懷真憂良甚蓋緣近年檢放例以從窄為賢逆
料將來亦必如此至於不敢雜種以避輸苗其情
尤可深憫臣謂今欲尉安人情使無逃徙莫若控
告 朝廷先期降旨約勅州縣應本路官私田畝
元不闕雨處將來成熟自當依條輸納外其久旱
不曾種蒔去處並與全放秋苗其雜種麻豆之屬
並不許指作熟田責令輸納苗米以致重困許臣
備坐旨揮散榜曉諭庶幾農人安心不至狼顧實

一道幸甚

右臣恭聞 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
愆深恐黎民失於播殖所宜優卹俾獲蘇安應諸道
所催今年夏租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
聞並與除放 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日詔令諸路
轉運疾速行下州縣開其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
放分数以聞仰惟 太祖皇帝開造我朝配天之業
高宗皇帝中興萬世無疆之基二聖一心皆以保全
民命為本故於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
夏稅以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毋乃太早蓋救

災卹患當於民未甚病之時若待其饑孳流離然後
加惠則所全寡矣為民父母忍使至斯兩朝詔書可
為大法今臣所陳二事如蒙 聖慈降出三省早賜
施行其於公私皆有利便一則征歛既寬逃亡必少
所在田畝不至拋荒公家租賦亦免失陷二則農人
肯行布種自救其饑不至大段闕食全仰官司糶濟
三則窮窶之民粗有生理何苦輕捐其身而為盜賊
未萌之禍銷弭尤多臣叨蒙 聖恩畀以漕計一路
休戚責實在臣庸敢齋沐投誠仰干 天聽臣無任
震惕俟罪之至

小貼子臣冒昧所陳二事非不知國家常賦州縣
經費取具于茲臣以轉漕為職亦自靳惜財計第
親見民窮如此寧忍坐觀不言仰惟仁聖盛明之
朝哀矜元元一如赤子微臣雖不奏請終亦况有
施行然臣竊惟救患卹災寧過乎早若乃今亟行
恩卹庶人戶不至逃移倘蒙 聖慈特賜依允只
乞從 朝廷行下不須備臣此章庶使一路之民
共知出自 聖意歡悅慶載何有終窮臣疊犯天
威伏祈裁赦

奏乞撥米賑濟

同安撫司
總領所

伏見自冬徂春雨澤稀少入夏以來亢陽彌甚陛下嚴恭天命憂念元元延讜言赦死辜釋遷謫還沒產苟可銷鑿致和無所愛惜臣等布宣無狀所部九郡而建康太平寧國徽池廣德南康七郡迄今不雨旱勢已成間得沾濡炎天毒烈日脉乾燥耕種不入赤地相望稍有近水可種秧苗去處飛蝗所過靡有孑遺惟饒信二州曾申得雨却聞其間自有旱處今方六月城市閉糴米價騰踊民食已艱村落之間必有餓莩向秋以後捐瘠又多累據諸處人戶陳訴并州縣備申旱荒之狀有不忍聞池陽道路出沒剽

掠休寧縣數百人入令丞聽求糴濟建昌縣百十人劫隆興府界居民苟非饑窮迫身何忍至此見得今年旱災不同常歲本道旱勢又甚他路國之根本在此江東丁時外虞尤欲安靜使一夫餒死必傷天地父母之仁不幸詿誤有司寧不重關憂顧惟有速發見藏不吝重費救奪民命度脫菑厄庶幾感通天意消弭事端今災傷至廣事力有限豈能人人給足但民心知朝廷極力拯濟有恃以生則雖顛踣流離終不獲貳且及早予民所費既省所濟甚博待其賣妻子棄鄉井填委溝壑嘯聚山澤而後為之其責不

止於此而傷敗已多江東自昨歲旱蝗屢經豐熟荒
田未墾在在相望若今更有轉徙必至無人可耕國
之所失不知幾倍臣等蚤夜憂懼思得協心盡力為
陛下救此一道生靈使不致饑餓流亡散為盜賊以
遺 朝廷憂已行下州縣分遣官僚躬親抄劄畧計
七八郡所當濟者不下百餘萬戶戶給一石亦該一
百餘萬石所在州縣匱乏豈有寬餘而義倉見管總
四十三萬耗腐在內非 陛下指數十萬石之米不
足以振此凶災竊惟目今旱處既多諸郡必紛然以
錢粟為請却致 朝廷難為應副是以會約一道當

濟之數總為奏陳候諸州申到戶口據實分撥合本
道所請其數若多散之州縣猶以為少臣等自行計
推下於此數必夫給不敷非若尋常有司增多申請
但冀十得六七之比 陛下禱旱之初不愛曠典異
恩以銷天父蘇民瘼今赤子嗷嗷赴愬求延旦夕之
命必不惜力靳費不以掇之臣等謹體 聖懷昧死
上奏伏望斷自 宸衷亟命有司於鎮江建康府轉
般倉撥米五十萬石貼助本路義倉米斛賑濟饑民
如部內諸州有請即下臣等分撥 陛下幸賜江東
之民而臣等不能檢杞吏姦失陷官物致上孤德意

下誤民生則臣等之罪惟 陛下炤之 准嘉定八年七月十九日

省劄照得已降旨揮給降度牒一百道付提舉司及
取撥制置司提管會子一十萬貫令本司徑自措置
收糶米斛其上海度牒錢并提舉司見糶米制司所
糶米皆合總充濟糶使用兼江東提舉司申本路常
平義倉橋管米四十三萬餘石又已降指揮令安撫
轉運提刑提舉分認措置荒即未委逐州軍合用
準備濟糶米數既據所申合議先次科發施行又契
勘建康轉般倉除見在橋管米四十九萬餘石外又
有科撥各州府嘉定七年上供網米六十七萬九千
石太平州九萬石寧國府一十四萬石池州四萬九
千石亦往轉般倉橋管今合於上件米內量行支撥
應付使用七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轉般倉支
撥米三十萬石貼充江東路濟糶使用專令江淮制
置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今來所撥米
并提舉司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糶米并制置司
所糶米併為總數却與斟酌分撥下各州軍應付濟
糶使用仍行下分管監司將際定米斛督責州縣措
置賑卹其已撥付轉般倉上供網米如米未曾支裝

運即仰合得米州即依分定數施行截留使用及就
近支撥應付鄰近州縣合得米仍仰制置司限五日
先具已均撥米數申
尚書省劄付本司

申尚書省乞截撥寧國府等上供米 同時

某昨以江東七郡旱災事体至重輒同本道帥臣監
司奏乞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十萬石貼助義倉見
米以拯一路之民日來市直頓增民愈艱糶稍有資
本銷磨向盡素來因乏者饑餓益多萬口熬熬日夜
望賜國家憂民如子必已允俞某職在轉輸昨蒙
朝廷令本司催督寧國府等處米二十七萬九千石
赴建康轉般倉交納據各郡申除災傷檢放外寧國

府實發米八萬九千八百餘石太平州實發米五萬
 六千二百餘石池州實發米三萬一千七百餘石咸
 以河港淺澁未能起發為辭內太平州已裝發三萬
 一千六百餘石差從事郎黃孟容管押自餘一十四
 萬六千餘石並未起發竊惟諸州皆係合賑濟去處
 若上恩許從所乞必亦分撥米斛前去諸州般運
 之間尚費期日不能遽及待哺之民米運往來糜費
 耗折文所不計欲各留上件米在州免令起發候指
 揮降到米斛理豁建康府轉般倉內合科撥之數庶
 得朝廷恩意速可及民不至稽緩誤事又免兩次

從來水脚費折誠為至便謹具申高書省伏乞檢照
 前申及今來所申事理早賜施行

小貼子照得廣德軍地素磽瘠豐年民且狼狽一
 遇旱歉窮困可知兼水路不通米運益艱雖有科
 撥米斛亦難遽至竊聞本軍已具申乞截留佳東
 西總領所米斛二萬八千餘石若蒙朝廷從所
 申即賜施行庶得凋郡窮民早被實賜又兼照本
 路諸州常平義倉見管米僅四十三萬石若蒙
 朝廷俯從近日所請撥賜鎮江建康轉般倉米五
 十萬石兩項通計九十三萬石而本路七州合濟

之戶約百餘萬不過戶得一石而合賑糶人戶尚
不在此數內况目今米價踊貴民間大段艱食便
合舉行賑糶而所在州縣既無見管之米又無錢
可以收糶為賑糶之用緣此富民觀望爭事閉糶
商賈闕伺愈索高價而合賑糶人戶又食貴米轉
見狼狽將來必至盡仰賑濟為公家之費愈多若
官場有米接續出糶則富家之米自出商販之米
自至而人戶之力亦得少紓將來不至全仰官司
賑濟則公家之費所省必多公私兼利無出於此
竊見 淳熙乙未劉樞密知建康日措置救荒曾

申 朝廷借撥椿積錢糶米出糶民甚賴之其後
結局仍將糶到米錢歸還元借窠名一無虧欠它
如此比不可勝舉日今本路除建康府有椿積錢
外其餘州郡亦皆有交割錢之類平日謹藏府庫
不敢擅動然在今日民病已急若許各州推行允
借作循環糶糶之本將來結局本司自當專一督
察令其盡數歸還於公初無所損而於民實受大
利併望 朝廷特賜指揮

上宰執乞截上供米借見管錢劄子

嘉定八年
六月

某近者具申尚書省乞截留寧國府太平池州合發

建康府轉般倉米十四萬六千餘石就元處椿留免
行起發理為科降賑濟之數併乞許各州權行兌借
椿管或交割等錢作循環糶糶之本候賑濟結局日
將收到糶米錢仍舊歸還元處上件事理必蒙 朝
廷詳酌施行竊念本路災傷至重目今民間已是艱
食今歲之冬與末年春夏必須大段狼狽若不控告
朝廷亟為措置流離餓莩之患必所不免檢準 紹
興重修常平令諸賑濟穀一路移那不足者監司約
度闕數先椿應用錢於 朝廷封椿及諸司穀內兌
糶兌不足者雖上供穀亦聽兌候豐熟收糶補數起

發又 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勅濟糶所在州所
仰常平米往往不足於用惟有趁時糶米以為準備
又常患無錢若令逐路諸司各以見管不係上供錢
物那融借兌措置收糶向去米價翔踊却將此米出
糶不得妄增分文候事訖拘收元本如數還之仰惟
國家以民命為重故於立法詳盡如此今未所請委
於上頃令勅大意實同伏望鈞慈檢照某已申事理
速賜旨揮以慰一路生靈整整待哺之望干冒威嚴
不勝俯伏俟罪之至

申尚書省乞將本司措置俸給頒行諸路

其照對本司準 行在尚書戶部符准嘉定六年九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寮奏卽文竊見今之州縣凡武臣之為巡警為監當若指使等職任州縣之長吏每輕視之麓官俸入既已甚微小違失動遭閣俸或又從而罰之夫右選以貳年為任至有一任之內累及十餘月而不支與者其人以品秩之卑且類多樸魯其言語不足動上官之聽其冗賤何由求當路之知其受困窮無從控告方其在職必至苟賤無耻或刻剝兵卒或侵用官課甚者與軍典合干人互相囊橐靡所不至而猶有不免饑寒之迫亦甚可憫也欲

望 聖慈行下諸路轉運司專一檢察州縣今後武臣小官所得俸給並按月支散不得復徇前弊而困厄之仍每季取有無未支親書文狀繳申本司以憑稽考奉 聖旨依又准行在尚書戶部符 嘉定八年四月十八日都省劄子卽文竊見今時州縣小官往往皆待數年之次其間又有不憚二千里之遙奉親挈累以希寸祿者及其到官為長吏者或乃不恤每月合得錢米多是拖積不肯放行致使小官或任滿不能到部或死亡不得歸鄉甚至家口流落妻女不能自保竊惟知通之俸視小官何止數倍知通

俸給按月支請未聞有拖下去處而小官之俸獨不能那融支給之耶欲乞明降指揮自今州縣職官監當丞簿以至宗室不釐務等人每月限在中旬並要支給取足然後知通方許自支全俸如是無可那融其知通請給並未得支或有違戾外許監司覺察內從臺諫論列其知通縱使在職別無它過亦合量加降責以勵其餘所有縣道合支俸錢在本州須管從實每月科撥應副不得輒將久年虛欠筭支如此則俸祿均平士無失職奉 聖旨依符本司尊奉施行某昨因巡歷屢見右選小官詣某自陳以州縣拖

俸給幾寒窮迫或任滿積年無資可歸或身沒官所不能歸葬雖與嚴判行下多是不即遵從或止支給此小以塞責又聞縣丞簿尉等官亦有不支俸給去處里巷諺語至有丞簿食鄉司縣尉食弓手之誚喪失廉耻職此之由今蒙省符備坐上項 聖旨指揮其加惠小官之意至為深厚某已即日頒行尚慮州縣雖暫傳承稍久又或違戾使 聖朝德澤終不下究豈非有司之責某照得宗室不厘務官所在負額不同除別議施行外今措置本路州府軍縣各給曆三道以孟仲季為記州自教授縣自知縣以下每月

所請俸給開具于逐官之下其已支未支數目仰逐
官自行批鑿在州委通判在縣委縣丞差人傳送候
逐月批鑿訖即從所委官廳附急遞循環繳申本司
以憑稽考孟月曆以仲月發仲季如之仍於申狀實
填申發月日如少有違滯及批鑿不員定追所委官
承行人赴司斷治亦已牒諸州軍縣詳本司所行事
理施行并牒諸監司照會外今將給州縣曆樣各一
本繳連在前乞賜詳酌其今來措置事理如或允當
乞剗下諸路轉運司一體施行

唯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省剗下諸路

轉運司及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奏乞分州措置荒政等事

同總領提舉七月上

伏見今歲江東九郡大旱者七加以飛蝗所過遺孽
蔽江盈野其積數尺草木蘆葦為之一空秋陽方驕
風日愈烈耳目所接無非焦熬窘促之狀人情皇皇
略無生意井泉溝澗在在枯竭居民行旅汲飲無所
市糴翔踊斗幾千錢其長未已居民相謂以平時三
數日之資為一日糴猶不能飽至於村疇鎮戍市無
粒米道路往來有連日不得食者據休寧縣申民戶
金十八等數百人突入丞令廳求糴官米令丞開倉
給之不足以繼又據江西安撫司牒建昌縣百姓方

念八等百十人入靖安縣強發富室倉米又據建昌縣申百姓王七八等劫掠民戶吳彥聰等家穀池州道間亦有近放黥徒誘聚飢民剽掠客旅江流浮尸而下莫知主名若不急為措置則弱者轉於溝壑強者聚為盜賊皆將上貽宵旰之憂臣等並將使指親見生靈危急若此寢食為之不皇昨已具奏乞撥降米斛借兌官錢措置濟糶外續會議到合施行事宜如后

一部內九郡監司所當通察至於措置提督則當各以附近州縣分任其責凡所施行仍舊互相關

報蓋通察而不分任則耳目難周報應稽緩分任而不互報則血脉不貫事體不均檢照常平令諸災傷縣計放稅七分以上監司各分州縣巡按檢察月具賑濟人口工料錢穀奏聞若當職官措置乖方內知州奏裁餘選官對移訖奏以監司附近地方言之則建康府太平州廣德軍常責之安撫轉運司寧國府池徽州當責之提舉司饒信州南康軍當責之提刑司臣等方欲上聞忽準省劄備從提刑司所申行下臣某都運臣某提舉已遵稟外緣當來提刑司所申但及分任事理而未有通

察互報之文兼所分州縣當職官措置善否推行
勤惰及境內有無流移死亡之民亦合許臣等將
來分別奏聞以聽 陛下之賞罰伏乞 睿照

小貼子內饒信兩州屢申得雨臣等得於諮訪饒
州境內近來旱處亦多據鄱陽浮梁縣申飛蝗已
入其境信州里地相接竊恐將來蝗災亦所不免
故今分任之事未敢置二州於慮外併乞 睿照

嘉定八年八月二日 旨 劄依已降指揮各行
分管理施行如有已施行事仰逐司互相閱報其
州縣當職官奉行濟難勤惰仰監司各照所管州
縣當職官具職姓名申取 朝廷旨揮

一 採荒之政固當責之守令而州縣之間官事叢

委雖有憂民之吏欲置它務以專意賑恤而勢有
所不能其間庸惰之吏視為故常付之吏手徒耗
官物惠不及民實為利害臣都運臣提舉自當躬
親巡察外更合選官不時前去點檢而見任官各
有本職兼其才能可以倚仗者亦自有數檢準常
平令諸災傷緣賑濟事應差官而本州縣闕者聽
監司於鄰近選差不足即選轄下得替待闕官臣
等今欲於應本道官屬并前資待闕內選擇忠信
才幹之人及雖不應差出者亦聽添湊差委候踏
逐到人續具名銜申省其有勞績將來結局分立

等第申奏優與推賞庶幾不至闕事伏乞 睿照
一過糴閉粟初非美政今州縣之間各私其境而
監司又各私其所部至有鄰境之民飢困待盡不
使斗斛流通當天下一家之時豈宜有此臣某提
舉昨嘗奏聞行下湖南湖北江西淮西轉運司并
沿江州軍通放客米不得要阻收稅已蒙 朝廷
劄下江西湖南北淮西轉運司及各州軍今諸處
雖被受 朝旨而壅遏自如竊見江西湖南連歲
屢豐今又及時得雨秋熟可望自合通融有無豈
可以鄰為壑而湖南之米經從湖北例遭拘遏

為非便欲望 聖慈檢會已降旨揮再與申奏
下仍劄付京湖制置司照會遵依施行

一江東諸郡旱勢既闊官米有限全藉收糴米斛
赴官接續賑糴見差官及募富家大室請領官錢
四散廣糴竊見逐州起發綱運初無收糴之勞止
是關防偷盜欠折交卸無虧並沾醲賞今所糴米
若數目之多寡道里之遠近防閑之難易風濤之
險阻與綱運同而於米有交糴之勞於錢有收支
之累若全無優賞何以使人今欲乞 聖慈下有
司量立賞格分為三等二萬石以上為一等一萬

石以上為一等五千石以上為一等有官人循資
白身人補右選或助教文學如願封贈占射免役
之類斟酌輕重等第推賞分明頒下庶幾爭欲
自效易以集事

具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戶夏稅

同提舉司
七月上

照對臣等近各具奏請倚閣本路旱傷州縣第四第
五等人戶夏稅轉運司准六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
子夏稅錢帛並係上供準擬支遣窠名近已有臣僚
奏請令州縣寬緩催理本司自可照應施行劄付本
司照會臣等不敢避再瀆之誅須至荐干 宸聽

惟今歲之旱不同常年在民既有非常之災傷在國
家當有非常之恩卹蓋常年之旱或在已種之後若
旋即得雨已稿之由猶可勃興或旱傷所及僅止數
州有無通融尚足相濟或有旱無蝗則下田之已種
者猶可薄收或本道雖蓄而鄰境無虞則所憂者不
過土着之民安尉拊循猶易為力今江東民田既皆
失種秋成一事不可復言建康太平等七州旱勢最
甚之外饒亦半歉各處貴糴既無由可以相資而淮
湖荆襄文皆告旱招徠客米亦病其難飛蝗蔽天所
在害稼遺孽盈野未易撲除近水可種之田農民極

力車灌勞費百倍尋卽一空麻豆蕎麥之種斗直不
啻千錢典質借貸僅能入土而旋踵又為白地矣安
慶光州流民自池州度江而趨饒信者前後相續臣
提舉嘗以奏聞長淮以北方尋干戈而淮軍又自不
熟此去流移尤多本道沿江諸州未免首被其害丁
卯戊辰飢疫之禍近在目前此臣等所謂非常之災
傷近年所未有也今當貴糴之初已有盜賊之漸池
州境上黥徒剽掠建昌休寧飢民攸攘若使向去闕
食是遺盜賊以其資邦本不寧將為大患是時雖欲
蠲租弛歛以消弭之亦無及矣臣等以為災變如此

天意雖測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
恩卹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臣等職
有常守未敢盡言而本道所當矜卹無如下戶所若
莫甚催科况夏稅之數本田計畝而起田既荒蕪稅
何從出臣等竊見孝宗皇帝淳熙二年建康大旱
卽從守臣劉珙之請蠲是歲夏稅七年江饒等州旱
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戶未納夏稅倚閣五分復慮艱
於輸納又詔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
日下倚閣其後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
載在史籍不可勝舉仰惟聖心豈不顧惜經費獨

惟民命所在實繫社稷安危權其重輕理當出此况
江東州縣自丙寅用兵以來民力凋殘尤非昔比雖
號為上戶不足以比他處中人之產况於末等尤更
可憐夏田絕種則指為借貸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
則倚為舉債之資以度夏今田畝荒蕪無可指擬借
貸之塗既絕生生之計遂窮經營糊口且患不給况
吏卒在門有賄賂之費追呼在官有拘繫之苦愁歎
之聲實不忍聞近蒙 聖慈寬限催理仰見 陛下
聖明洞照疾苦民間見此寬恤之令妄意必蒙蠲除
雖蠶麥稍熟去處類皆賤價轉變以充口食及限滿

追理官司督促愈嚴自謂前既少寬今難更緩遂以
常歲兩月可催之數并欲責償一月之間是 陛下
前日寬展之恩適足以使民受峻迫之害以臣等觀
之若今便蒙除放未納之數已自不多將來終無可
催亦必不免除放但早放一日則民免一日之苦若
除放稍遲於官初無所補徒使貪吏黠胥得以並緣
侵漁重為赤子之病臣等以為 陛下當以 孝宗
故事為法若以今日國用非 乾道 淳熙比除信
饒外且乞加惠七州其七州夏稅姑置四等而盡閣
五等之數庶救焦熬窮苦尚可少蘇臣等非敢不恤

國力姑息要譽既叨奉使一道親見民間狼狽如此豈容不以實言。陛下仁儉之德况不與飢困無聊之民較此毫末但恐 堂陛尊嚴四方旱傷之狀未必一一盡聞則臣等之言疑若張大其事。淳熙八年淮淞江東飢詔遣着作郎袁樞將作監主簿王謙躬親按視今願考循故實選遣朝臣徧行本道如臣等所言稍涉欺誕甘受罔 上之誅所有七州第五等夏稅仍乞先賜倚閣以昭 陛下之德意以廣孝廟之仁恩臣等不勝至望。尋下江淮制置司覈實竟不行

申尚書省乞將安邊所估沒入戶錢物下本司

給還

照對本司今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

令尚書省契勘安邊所元據監司州縣拘沒到城落會價人戶財產錢物不拘已未到庫及已未拘收數目盡行給還仰見 朝廷閔雨之切垂念及此寬恩誕播聞者欣躍其職在奉宣已即時恭稟行下屬部其間錢物未至安邊庫者在州縣便當遵照指揮喚上人戶審實給還不容更有濡緩但錢物已至安邊庫者若令家屬經州縣請據赴安邊庫所陳乞支領竊恐犯事之家久失生理貧瘁日甚決無餘力可以

先經州縣給據繼走行都伺候取撥必且因循歲月
終於不霑實惠其區區愚意欲望鈞慈許令本司將
元因減落會價拘沒錢物在安邊庫者具數徑申安
邊庫所仍差人自為赴庫請領俟到本司却發下犯
人所居州縣逐一當官審實盡數給還庶免庫藏邀
阻道塗跋涉與夫旅舍滯留之費於以推廣德意使
家被再生之恩實為大幸如其所陳仰合鈞意即乞
徑從尚書省施行伏候指揮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
施行

申樞密院乞住築池州城壁

江東轉運司申據諸縣縣丞廳申到上人論據荒劄
子數內一件竊見池陽諸邑曩自兵興之後繼以旱
蝗民力彫敝視他郡特甚昨自 嘉定四年本州承

准樞密院拋下燒造滁州城磚及本州修城續又增
加數目行下諸縣分認燒造涉歷累年官民勞費竟
未有了辦之日蓋緣拋降元錢類不足以償其燒造
之費州不任其責而悉皆諉之縣縣既無其力而不
免藉之民方其造磚之時率以隊伍起夫坯陶展轉
以至成磚動涉旬月更番分役既周復始終歲勤苦
而燒造之數無幾勞役之日未休至於蓄牛之家本

以備耕稼之用且復均科以供工作既竭其日夜之力不惟他時田功不任其勞或以疲而斃者有之民受其害已致重困本州又專差公吏下縣監督縣胥從而與之表裏為姦文移迫促動以軍期為名所用窳匠不按已定之籍而業不素者妄肆追呼所役鄉夫不計當用之數而役方休者例行關集凡此皆所以為通融請免之地每免一匠則為直若干免一夫則為直若干至於貧而無力之人則朝夕供役無有已時官司日給錢米類皆虛破而實不及出入吏手惟私計是圖而官事之辦與否不問也夫修築城壁

固當致力於無事之日豐年樂歲雖未免勞民猶之可也今旱蝗之變甚於昔年小民方皇皇然救死之不贍而復使之受無窮之擾其何以堪兼照本州修城見役諸寨土兵廢巡徼之職而供版築之事在今日尤為未便諸寨或據阨塞或守江面正將以警捕盜賊今在籍之兵卒不及額而老弱不足用者居半又復取其壯者以奉土功方此飢歉之歲設有緩急何以為備此又不容不為先事之慮也欲乞詳酌所陳行下池州日下權行住罷諸縣燒博及修城二役仍追回各縣所差公吏候將來豐熟日別議施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文淵其出昔心奉正也其地險惡之為難可畏也
則其下出州日不計其計其難也及知此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對越甲藁

奏申
其賊乞給降錢會下本路災傷州郡下戶收糴
種

臣等近以本路旱蝗為菑屢以斯民危迫之狀仰瀆
睿聽大陸下至仁垂憫賜緡錢發廩粟恩意惻怛與
天同心臣等欽體 聖懷分遣官吏抄錄戶口舉行
振卹之政欲使山谷窮僻之地咸被上恩然此去來
秋尚有期歲公家之力有限艱食之日甚長蚤夜以

思未知攸濟訪之父老皆言若二麥及時布種則人心自安蓋村野小民生計易足田中苟有數畝之麥便可指為溫飽之資日前雖甚艱難終不舍之而去富室大家知其有所指擬緩急舉貸亦肯相調第目今麥價所在踴貴其最平處每石為錢亦不下二貫有奇惟上等殷富之家自能豫蓄種子中戶糴買以病其艱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貧困之民今夏所收僅充三數月之食飢腸所迫豈有顆粒尚存雖欲趁時耕種有不可得今秋田苗稼至少檢放之數必多官司坐失常賦已不可勝計若麥復失種則來歲實

輸納必艱上供之額何所取辦况熬熬待哺者以萬計若廣種二麥則一飽有期庶幾四五月之交賑濟或可結局若種麥稀少不足救飢則非至秋成官司振給實難遽已公家事力豈易支吾臣等恭觀

陛下即位初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今年種麥是時切恐細民無力耕種有旨令兩浙兩淮提舉司應災傷去處將常平錢措置收糴麥種并給降米斛疾速賑貸施行毋致有失布種寬卹之恩載在詔令煥如日星臣等今略計本道災傷去處第四等以下闕少麥種人戶為田數百萬畝每畝用種

五升其費不可勝計雖嘗亟下所部諸州那融官錢
收糴給貸然今州郡大抵空乏尤無餘力可及而常
平錢米本自無幾見今專充糴濟不復更有贏餘只
得傾竭愚誠控告 君父伏望 聖慈特詔有司給
降錢會令臣等領下諸郡斟量給貸麥熟之日令民
隨稅輸納臣等謹當拘權還之縣官不敢分毫使用
干冒 聖威臣等無任震惕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照對種麥之期只盡九月立冬之後即難施
工前件奏請若蒙 聖慈以民食為重俯賜俞允

即望速降旨揮庶可及時給貸併乞 睿照

乞倚閣本路八州軍第四第五等人戶秋苗

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為災
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米畸零欠
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煎迫之苦况無輸納徒
費鞭笞今流移已多或緣逃避呼不議蠲除則來
歲耕夫必少所失經賦反多於零欠 公朝厚下於
民固無所靳况權事體輕重較然甚明欲望 朝廷
將七年分人戶零苗特與除放是亦賑荒之一助伏
候旨揮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

平徽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
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分明出榜曉諭

乞施行饒信州旱傷九月日發

照對本路州縣今歲旱傷至甚除建康太平寧國徽
池廣德南康七郡某已嘗節次同制置總領提舉奏
申蒙朝廷特賜賑卹外續體訪得饒信兩州旱亦
不輕遂差委承務郎信州貴溪縣丞邵介前去饒州
諸縣廵功卹饒州餘十縣主簿潘剛前去信州諸縣
體訪旱傷輕重之實同各縣知縣連銜保明申今據
各官申到事理及據知信州章奉議所申事理洎至

開具下項

一據知信州章奉議申

云云及邵縣丞等所申云云今不錄

右備據各官所申在前照對本路饒信兩州春夏之
交不至闕雨可以隨宜栽種比之建康太平等七州
自春一向乾涸種不入土事體輕重緩急不同所以
昨來先具七州旱傷申乞亟加賑卹續聞饒信兩州
栽種之後六七月以來亦是一向缺雨緣未見旱傷
淺深的實所以未敢輕易一槩申陳遂分委各官體
訪到前項事理某又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未
正當苗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沾加之間被飛蝗為患

致使已栽種田畝反成枉費夫力種糧其被害乃甚
於種不入土之處如此則饒信兩州旱傷雖大體比
建康太平等七州為輕而實不可謂非旱傷州郡况
其中如饒之鄱陽樂平信之永豐玉山旱傷至甚却
又與七州無異無日來體訪得各處米價亦已艱糴
當收成時其價比春間反增三兩倍瀕湖之民已有
全食菱芡而不粒食者似此人情委難存濟既已審
究得實若遂以前來止申七州之故隱而不言即為
欺罔謹錄續次所審實到事理開具申聞欲望 朝
廷矜念兩州之民均被旱傷特賜詳酌併垂恩卹庶

無一夫不被其澤之患實為幸甚

申尚書省乞再撥太平廣德濟糴米

照對昨蒙

朝廷支撥米三十萬石專委江淮制置

司契勘本路所部州縣災傷輕重將所撥米并提舉
司所管常平義倉米及用度牒收糴米并制置司所
糴米併為總數斟酌分撥赴各州軍應副濟糴使用
仍行下分管監司將撥定米斛督責州縣措置振卹
且許其向後闕少續具申請所有建康府太平州廣
德軍三郡係准朝旨令安撫轉運司分管措置內建
康府承制置司撥到米一十三萬石并義倉米三萬

七千九百七石四斗有畸本府見行委官抄劄戶口
候新制置李殿撰到日區處施行外太平州撥到米
一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二萬三千八百五石六斗有
畸廣德軍撥到米三萬五千石并義倉米一萬三千
六石八斗有畸近據兩郡申到抄劄戶口帳目及自
目下至來年春夏之交合用濟糶米數太平州三縣
丙戶一萬七千九百九十有五丁戶四萬七千七百
有九戊戶一千八百通計四十一萬五千七十一口
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米四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石
廣德軍二縣丙戶一萬九千七百四十有一丁戶三

萬二千八百二十有四戊戶二千五百有八通計二
十三萬九千三百二十一口除已撥到米數外尚欠
米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石若非再贖公朝仰蘄
終惠則將來賑卹必至不繼規等實有辜芻牧之責
今照得兩郡雖均係災傷地分然廣德被旱尤重無
本軍地素饒濟民生孔艱豐年樂歲不免貧悴一遇
水旱坐待流殍而鄉村之民尤無聊賴自八九月間
已有饑餒至甚者非有司極力拯卹未易全活自丙
戶以下皆當給濟惟城市則濟戊戶而糶丙丁所以
糶戶至少而合濟人戶居十之八至如太平為郡雖

真西文集卷之七
頗稱繁庶然年來已非昔比當此歉歲民間亦甚艱
食但狼狽之狀未至如廣德之極故惟戊戶則全濟
丙丁戶則糶內鄉村丁戶亦量行給濟所以濟戶差
少而合糶人戶不啻倍蓰兩郡事體既稍不同其糶
濟遲速亦不容不少異廣德已自十月十二日為始
入平州則以十一月十一日為始所據兩郡申到欠
少米數並是的實太平所欠雖止是糶米然為數不
貲不敢盡以上累 朝廷除已從轉運司那撥米斛
并督責本州守令多方措置勸分招糶貼助賑糶外
今來止敢以五分之一控告 公朝特賜劄下建康

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應副太平州賑糶其
糶到錢槻等專一任責拘還 朝廷不敢分文違欠

所有廣德軍尚欠米三萬三千一百石係指定合用
之數委是無從措畫併乞劄下平江府百萬倉照數

全賜支撥以充接續賑濟度使兩郡飢民獲脫溝壑
實出始終生成之賜伏乞指揮 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倉於椿管米內支撥五萬石付太平州充振糶及令
浙西提刑司於平江府百萬倉椿管米內支撥二萬
石付廣德軍充濟糶使用糶到價錢各就本處令項
椿管具八月帳供申其米仰逐處徑自差辦人舡前
去般取仍仰開具收
到錢數申尚書省

申尚書省乞放信州零苗

照會近准省劄備本司同安撫司所申乞除放本路
旱傷州軍嘉定七年分人戶零苗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池饒州南康廣德軍將
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見欠苗米權與倚閣仍
分明出榜曉諭劄付本司照會施行本司除已牒逐
州軍縣遵奉施行仍鏤榜曉示人戶知悉外照得昨
來同安撫司具申之時係在八月十三日其時緣委
官體訪信州旱傷未據申到兼本司去信州道里甚
遙未見本州旱傷的實未敢一併具申續據知州章
奉議并體訪官饒州餘干縣主簿潛剛申到信州諸

縣旱傷之實兼朝夕咨訪參驗所聞委是後來當苗
穗茂實之時無雨沾活加之飛蝗為害不輕僅有鉛
山一縣所管七鄉上四鄉與福建接境粗得豐熟其
餘諸縣鄉都并鉛山縣下三鄉皆係災傷地分已嘗
開具申聞乞 朝廷矜念并賜恩卹外今來一路八
郡皆蒙倚閣去年下二等零苗唯信州諸縣人戶未
霑蠲閣之惠若以前來失於併申之故不為控陳實
非所以推廣 公朝厚下之意欲望 朝廷特賜詳
酌除鉛山一縣上四鄉外將信州上饒等五縣并鉛
山縣下三鄉嘉定七年分第四第五等人戶零苗照

建康府等八郡已得指揮一體倚閣施行使千里之

民咸被恩賜實為大幸伏乞指揮施行申聞事十一月十一

十八日奉 聖旨令信州將上饒等五縣并鉛山縣

下三鄉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入戶見欠苗米權與

倚閣仍分明 出榜曉諭

申尚書省催撥太平州振糶米

照對某等昨緣江淮制置司分撥到太平州賑濟米

三萬八千八百餘石比之諸州為數最少而本州三

縣合賑糶戶口為數至多嘗各具申 朝廷乞撥借

米斛充本州賑濟日夜以須未奉回降某於今月初

一日巡歷到州經行田里備見細民窮悴之狀與守

臣同共指羅除戊戶始終全濟可至來年三月其鄉

村丁戶僅能量濟三次而流移新到旋次抄劄者又

須一例振卹其城市丙丁戶并鄉村丙戶皆合振糶

總計用米數十萬石某等已各竭公家之力措辦錢

米添貼糶濟外欠關尚多委無從出竊見本州三縣

今歲災傷檢放通及八分田畝所收既已無幾而上

江米舟至者甚稀鄰郡又無般販之地若非官司出

米賑糶竊恐中戶以下闕食狼狽日甚一日某等濫

膺糜節之寄若避煩瀆之誅不以控告于 朝坐視

境內之民飢餒流離豈不上辜 君相愛卹元元之

劉詩

意用敢合辭仰干造化伏望 朝廷檢照某等已申
事理速賜劄下建康府轉般倉支撥米八萬四千石
借本州賑糶某等謹當拘收價錢卽次解納或留本
州糶米償還一聽旨揮行下如分文違欠甘坐黜罰
須至再申

申尚書省乞再撥廣德軍賑濟米狀

同知

某等照對江東今歲旱蝗為諸路之最廣德兩縣災
傷又為本路之最蓋本軍田土瘠薄雖當上熟之年
猶有艱食之慮况自春徂秋種不得下其為狼狽不
言可知仰賴 聖朝哀愍元元賜轉般米三萬五千

石及就撥義倉米一萬二千餘石醲恩溥施自昔所
無某等與兩縣十四鄉之人同深感戴第此邦民貧
特甚昨本路諸州抄劄戶口皆以五等為別其他州
縣惟丁戊始濟獨廣德兩縣所謂丙者殆不及它郡
之丁飢寒窮窶徃徃相似故自丙至戊無非當濟之
家總而計之仰哺於官者九二十三萬九千三百餘
口其流移新到旋次抄入者又不在此數臣等自九
月間已聞兩縣管下鄉村有飢餓垂盡之人亟出義
倉米賑給一次計一千六百餘石又於十月十二日
以後將丙丁戊戶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餘石

及某巡歷到軍經行田野訪問父老皆言自昨賑濟之後又閱兩月餘貧民下戶復以闕食遂與濟同共商議以今月十八日為始再將丙丁戊普行賑濟計用米一萬七千三百餘石通將三項共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某等亦竊自念今歲飢荒非止一州一路朝廷至仁徧覆有請輒應為力甚艱某等忝在臣子當知體國故於撥賜之米受惜唯謹專留以充賑濟其軍城附郭合用振糶米九千餘石皆從轉運司撥官錢收糴而戊戶計口給濟為費尤多不敢悉用官廩以一月為率兩旬以米一旬以錢米出於官

而錢則出於某之私帑區區之意本欲存留斗斛以接續賑濟庶免數恩朝廷其如戶口至多除三次給濟計支過米三萬六千餘石所餘亦已不多自開春以後至於四月尚須三次給濟用米至多近者安撫轉運司嘗具申請乞於平江百萬倉支撥米三萬三千一百石委係指定之數日夕俟命未准回降今來事勢迫切某等職在振卹實不皇安用敢合辭控告造化伏望朝廷檢照安撫轉運司已申事理早賜劄下平江百萬倉照數撥降施行某等寔與斯民同霑大賜須至由聞者

申省第二狀

此係第一請被受省劄不允後再具申在三月初發

照對某近申 朝廷乞賜指揮將所撥平江府百萬

倉米三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免令拘收價錢續

准省劄未賜允俞某恭承 朝廷之嚴即當稟聽豈

應再三煩瀆自速斧鉞之誅竊念廣德歲蓄傷傷最

為酷烈環地千里粒米不收人情憂搖皆謂必填溝

壑某自去秋被命措置即行下本軍差官抄劄其間

所委或非其人不無泛濫而合濟之家却多遺落某

亟遴選疆斂愛民之官精加覈實釐正甚多又於給

散之日令民戶結申互相保委其有冒濫許人告陳

緣此有已抄劄而不敢請由有已得由而不敢請米

有以三口為五口而自行首實有以一家得二由而

復行繳還冒濫之弊委已盡革其實貧乏者却與抄

入凡今所濟盡是闕食之民即不敢分毫泛濫有失

聖朝子惠困窮之意無某區區愚鄙嘗竊有見以為

當天患民病之時必須上下同心竭力以圖拯救迺

克有濟故凡 朝廷所賜一勺一合盡以充振濟之

用其軍城并屬縣自冬至夏合用振糶米斛皆從本

司措置應副不敢於濟米內分撥又振濟錢米或有

不給亦不敢一切倚辦公上前後出備添貼其數甚

多蓋職所當為自當罄竭豈敢數恩 朝廷今來所
乞將百萬倉米二萬石專充振濟實緣事不獲已方
有此請蓋上項米斛元係陳乞為振濟之用若以其
半留充出糶則三月間一濟欠米萬石本軍既無事
力本司帑廩天空四顧傍徨實無從出闔郡數十萬
生靈之命已蒙全活至今農事方興仰食尤急若振
卹不繼則前功盡捐一簣之虧誠為可惜伏望鈞慈
俯察誠悃特從前請將所撥百萬倉米二萬石付廣
德軍盡數給濟免令出糶收錢某與斯民均被隆天
厚地之賜伏候指揮

申省第三狀

三月廿二日發

照對某近者再申尚書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
未貳萬石付廣德軍並充振濟免令出糶拘收價錢
側聽無旬未拜俞旨伏緣本軍已擇定四月一日給
濟除上件米斛外別無指擬祇得再彈懇悃上冒崇
威竊見廣德去歲災傷荷 朝廷恩卹備至昨者制
司分撥米斛本軍所得凡五萬五千餘石以每石三
貫為率計錢十六萬貫有奇尚蒙盡數予民未嘗責
令出糶今百萬倉所撥凡二萬石若以其半出糶止
計錢三萬緡以 聖君賢相切於愛民之心既嘗指

十六七萬貫救之於前豈復惜此三萬緡不以濟之
於後况其元為本軍再乞濟米三萬石繼蒙旨揮止
與二萬不敢數瀆 朝聽已於本司經常支遣米內
撥五千石添貼支散若使止須振糶則本司所出之
米豈不欲拘回價錢以助漕計之之實以本軍民貧
非他處比惟城市人戶粗有生業可以糶濟兼行至
於鄉村之民狼狽殊甚非濟不可故雖本司事力至
狹亦未免徑行給予不復出糶收錢况於 朝廷仁
同天覆苟可保全民命必不計折毫釐今雨暘以時
二麥甚茂田野父老皆言只待麥熟便可無憂但今

歲氣候稍遲麥熟須至五月日今一濟正是緊切之
時伏望鈞慈俯垂矜察許將上件米斛盡行給予貧
民則天地生成之恩何以逾此須至申聞者

四月三日
十日劄

檢會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旨揮支撥百萬倉
米二萬石江淮制置司均撥本軍義倉米一萬三千
六石八斗一升又撥建康轉般倉米三萬五千石照
得廣德軍撥降救荒米斛不為不多本軍自合斟酌
分撥濟糶庶幾實惠及民今據本軍具到十一月十
二月分糶濟米數其濟米計支二萬二千八百一十
二石三斗二升糶米止計一千五百七十七石六斗八升
其濟米比賑糶幾過二十餘倍切恐惠下及民利歸
吏輩今來所改振糶米二萬石作賑濟難從所
乞此乃都司擬筆劄付本司四月十二日到司

未詳 申省第四狀 四月初十日在廣德軍發
四月二日省劄猶未到

照對某昨嘗累申 朝省乞將平江府百萬倉撥到

米二萬石付廣德軍專充賑濟先行出糶朝夕延頸
未拜俞音欽惟 聖君賢相勤求民瘼由已隱憂自
旱蝗以來振廩指帑不可勝計而廣德一郡得米凡
數萬石並係撥充振濟仰見 清朝以民命為重雖
丘山之費無所愛惜何獨於此萬石必欲令其出糶
收錢某雖至愚亦知非出 君相之意日者側聞士
大夫有好為議論者以為此郡蓄傷本不至甚官司
振卹失之大僂斯言流聞遂致上誤 朝聽其竊謂
欲知蓄傷之重輕當觀檢放之多寡欲知民食之艱
當觀米價之低昂本郡秋苗已蒙 詔旨盡放則

蓄傷之重固不待言今去麥熟亡幾而城市米價每
一省升為錢四十餘足則民食之艱又可概見或者
徒見境無流離野無餓莩遂以蓄傷為本輕振卹為
太厚殊不知去歲秋冬之間人情皇皇朝不保夕倘
非至仁亟加拯拯則溝中之瘠已不勝其衆矣况自
冬及春雖屢行給濟計其所予實亦亡幾蓋本郡當
濟之家為口幾二十萬而前後散米不過六萬石有
奇民間所得雖微然不勞經營坐獲升斗和以菜茹
雜以糟糠一日之糧衍為數日故能保全性命以至
于今然其困窮憔悴之狀見於面目者在在皆是蓋

官司給濟僅能免其餒死而生生之業固已赤立無餘且城市居民粗有營運奉司出米振糶其價又為

甚輕尚有自旦至暮無錢可糶者本司糶價每升二十四文足有納二

十金而乞減某巡歷此來目擊斯事遂將軍城縣市

仰糶之戶普濟一次丙七日而痛減官糶之直每升

為一十八文况於田野鄉村尤為岑寂若改濟為糶

其間無錢可糶者十室而九未免却以由曆轉售於

有力之家飢腸弗充坐以待斃是朝廷不惜屢濟

以生全之而顧惜一濟以棄絕之也况今大麥已穞

而未黃小麥方秀而未實民食之乏正在斯時給

之期不容更緩契勘百萬倉米除前一濟用過八千

石外目今所存一萬二千石見分撥軍城并四安倉

樁頓今此一濟係是結局視前當稍加厚會約用米

二萬餘石本司事力雖微亦已那撥米六千餘石錢

二千餘貫添湊外須至盡將上件百萬倉米充數方

了給散一次竊見漢之汲黯事武帝雄猜之主其奉

使以出又緣它故猶能便宜發廩以賑飢民然後歸

節以請矯制之辜今某幸遇仁明寬大之朝且嘗承

詔措置荒政親見民窮如此顧乃便文自營苟逃譴

責非惟有媿昔人豈不仰辜朝寄用敢不避誅斥

謹同知軍魏承議以此月十日為始一面開倉振給
外伏望鈞慈檢照某累申事理速賜指揮行下所有
某不俟回降專輒給散之辜併乞重賜鐫表施行須
至申聞者

奏為不合差廣德軍教授措置荒政自劾狀

十一
日

臣今月初十日據廣德軍中知軍魏峴按奏教授林
庠不職奉 聖旨放罷臣伏見庠之為人素自修飾
其掌學政又皆可觀峴遽劾聞深可驚駭蓋緣與聞
荒政有若越職侵官臣而不言誰與言者竊惟去歲

廣德之旱甚於它郡幸蒙 聖恩優賜廩粟 明詔
帥臣監司分行措置臣與權帥胡槻共議以為此郡
之民凋瘵為甚振濟之責固在守貳商權欣助不可
無人博采群言皆謂本軍教授林庠誠實懇到有志
及民臣遂委之同共講畫庠以職在教導陳誼力辭
臣非不知教官自有職分不當與聞民事實緣本
軍官僚別無可委兼民命危急不應拘牽常法坐視
而不知救強之再三庠始任責朝夕盡瘁區畫有方
遂使千里赤子均被 朝廷振恤之實惠桐川之人
悉能言之臣方賴庠得以逃責而庠乃用是以獲罪

蓋尋常州縣救荒只欲自專其事侵牟移易惟所欲為朝廷監司莫可究詰庠既同共措置自太守以下雖欲為欺終有掣肘庠之召怨實基於此胥吏乘覘未至已有營惑之言臣行部到軍有宗室寄居論本軍民病十事臣之望覘不薄出以示之且謂此邦同官惟教授可與講究共起斯民深痼之疾本是美意不虞覘反疑庠以此告臣懼其旁觀不得自肆覘之忌庠自此而深臣昨用官錢兌提舉司和糴米四千餘石椿留在軍接續賑糶覘以郡計窘乏漫無措畫乃垂涎此米欲掩有之遣吏勇捋傳道指意諷

作出剽獻納庠具陳其不可覘之怒庠至是益甚臣雖未見覘章采諸道塗咸謂劾庠之疏緣此而上覘雖庸駸寧不稍知是非何至率然妄發蓋以廣德弊壞未易支吾故為脫去之計以圖善地情狀本末暴之天下自有公論重惟陛下不鄙臣愚使分一道按察之寄別白善否其責在臣今庠乃以宣力揀荒橫遭媚疾臣寧冒昧一言同受譴責無寧畏罪泯默上負聖主下慚物議是以干犯宸嚴具陳事實伏望聖明察庠居官本無它過致其出位咎皆由臣庠既罷黜於臣之義尤難苟免欲乞明詔有司

議臣之臯併賜鐫斥施行須至奏聞者并申尚書省
御史臺諫院

第二奏乞待臯

六月十四日

臣近據廣德軍中守臣魏峴按奏教授林庠不職得
旨放罷臣已具奏本末乞將臣併賜鐫斥以懲差委
失當之臯及庠申到峴章取而讀之則意不在庠專
為臣發震悸累日無地自容臣以疲悞繆當荒政之
任若謂其識見庸闇委任非人措置乖踈周防不盡
竊自揣量誠恐未克以此加臯臣何敢辭顧峴所陳
事關堂陛臣書生為吏乃于名教之誅可無一言再

瀆 天聽伏念臣自去歲旱蝗以來朝夕憂懼訪求
疾苦不憚驅馳區區此心唯知救生靈所以固邦本
布德意所以尊 朝廷曷嘗一毫自為已計昨蒙
聖恩再賜民粟即勒手榜徧諭田里使知獲免飢餓
流移之苦盡出 聖上仁恩一飲一食宜知感戴蓋
赤子 朝廷之赤子錢穀 朝廷之錢穀人臣於此
得效尺寸寔藉 朝廷事力就使推行盡善皆是職
所當為以此言勞稍知義理之人亦所不敢昨者累
申 朝省乞將賑糶米改充給濟實緣春夏之交青
黃未接官糶雖平而城市居民尚苦無錢可糶村野

窮僻困悴尤甚。陛下至仁既嘗斥四五萬石以活
飢貧顧此萬斛。聖朝豈復靳惜輒緣至意捐以予
民私謂推廣。上恩縱令獲罪不過薄責若早知此
舉涉尾大衡決之嫌則臣雖至愚焉敢犯此大戾竊
觀祖宗朝范鎮在陳范純仁在慶皆嘗以便宜發
粟不俟奏報而朝廷未嘗不尊堂陛下未嘗不嚴當
時群賢滿朝亦未聞有慮其啓專橫之漸者今臣先
請後發其視二臣尤非專輒况不旋踵而報可之命
下是陛下固以亮臣之心而赦臣之罪。朝廷之
上亦舉無異論矣峴為郡守乃獨追尤前日予民之

不當是併陛下之赦臣者亦非也况其始議之時
庠與一二同僚皆主振貸獨峴移書告臣力言給濟
之便及臣到郡又縱吏再三謂民窮如此非徐行拯
溺時且令所親作詩勉臣以及黥之舉自始至末峴
皆與謀故臣申省狀云謹同知軍魏承議開倉賑給
若峴不與聞臣敢妄為此言乎今乃加臣以不有
朝廷之辜是無天也兼臣從來巡歷先期戒約官吏
每送迎毋梯辦所至蕭然人所共覩比者往來桐川
雖巡尉職當警護亦令勿出唯將入郡城見市井小
民執旗迎候者頗衆臣方訝其無錢糴米安得有錢

製旗亟諭之散去已而物色乃知峴用公庫錢製造以給之又出絹與民繪像欲為臣立祠于學且屬庠撰述碑文幸庠力辭而止臣繼聞之即移文禁戢明言全活生靈自出 朝廷之賜凡百官僚止是奉行有何功德可以當此令其日下除撤向使庠率爾承命其為奇貨亦又甚焉臣性疎直待人不疑見其外若溫柔謂可與之為善概念本軍積弊已極方約其同心講究以蘇民瘼不謂其意薄陋邦潛圖脫去已設機穿於出肝肺接殷勤之初柔邪之類其不可測如此臣非不知久去闕庭孤危易撼見幾不早尚且

乃窮然念微臣事 君粗有本末上賴 仁聖保全至今就令奉使失職 朝廷自有黜典臺諫自有公論而屬郡如一魏峴得相陵蔑誼當自反何敢辨明矧如峴所陳既有扶持名教之深慮則臣之所坐宜得覆載不容之大僂峴去臣留尤所未安欲望 聖慈明詔有司審覈虛實倘峴言有狀即乞將臣重賜貶竄施行臣見今待臯外伏候 勅旨 六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
真其無罪可待魏峴與官觀二十三日由省割二十
八日到司尚書省送到承議即權發遣廣德軍魏峴
奏臣猥以孱庸游蒙器使由州別駕三遷遂玷班行
旋叨外除分以左符聖恩山重微命絲絳故雖到官
未久適承儉歲之餘惟知恪意撫摩究心疾苦期烹
鮮而不擾務束杖以無苛衆軍拖下之請即時以支

還諸案未了之訟則參稽而粗決至於酒稅拘推猶
 恐寬急失宜共知帑竭而廩空詎敢生財而過與願
 弱才而何有懼百謫之易盈政賴為秦之同心庶幾
 闔軍之有額况學按者清議之出而博士者諸侯所
 專今乃乘時邀權見謂越職臣而緘默公論謂何竊
 照軍學教授林庠壁水諸生高申賜第本軍雖號編
 疊臣方喜教養之得人使不以利達動其心靖共自
 愛則國家爵祿他時決非為庠惜者柰何其心猥冗
 求媚取容臣到軍以未春補試士則期日屢遷月朔
 誥書則狀申欲免但見其終日坐教倉中以師道之
 嚴而下親措置官之職糠粃駁簸塵埃僕綠庠處之
 自安而本職則諉他官通攝臣已竊鄙之矣常去歲
 由事不登陛下不吝大農前發廩給濟糶飢民德
 至溼也近天續撥降米二萬斛付本軍濟糶恩至渥
 也而臣之來庠迎謂臣上項米計臺見今申請乞盡
 行振濟未幾又以漕臣親筆云臣大畧謂若未准
 明州回降非晚行部前來欲為汲長孺之舉臣遂致
 言漕臣謂兩當披歷肝膽控告於陛下之處分也繼而
 成命之頒臣之意蓋欲恭聽陛下之日當盡庠於御筒
 漕臣循行庠迂之意於百里之外一日當盡庠於御筒

中變黃旗腰鈴走傳一軍皆驚發觀乃一批與都吏
 言漕臣入軍境怪迂者之不來庠推廣其說今都吏
 諭意居民多造輓旗帥眾迎接且令排門備辦香灯
 設供漕臣本命星官臣以謂廣德之民此復何時安
 得以錢可以為此而指意下形小民執旗奔走連日
 疲頓臣不忍見其為勢所迫遂各捐金以給之復以
 善抵臣言漕司將米給散之後欲邀臣同街具申繼
 面見庠又復謂臣庠與漕使言若與臣同街申則此
 舉作得不得不精乘抑不思米陛下之米民陛下之
 民監司雖從便宜然當使斯民知被陛下之德尚
 何較其精采與不耶則庠之銳意縱史明矣臣竊觀
 天下之勢堂陛之相臨躡統之相維事關廟堂則百
 司庶府不得而專權在監司則州縣小官不得而執
 如臂之運指若網之在綱由是國勢尊安民心畏戴
 用此道也倘或尾大衝決內外相違假孟軻氏民為
 重以文其說則上下陵夷從微至著寧不甚可畏哉
 臣未到軍以前陛下念本軍之民濟之以米庠於
 其中乃分撥往建平縣出糶收錢今陛下以二萬
 斛濟糶於民庠乃不候報可先行給散陛下欲濟
 庠則易之以糶陛下欲糶庠則易之以濟是其權

陛下不與也廟堂不與也一庠足以辦之矣恩欲歸
 於知已怨必萃於朝廷美欲掠於一身害必及於
 他人不知庠果何所恃而敢爾近據人戶解四一等
 陳訴濟米冒濫事臣委庠覈實皆復文離其說具欲
 兩平其訟意果安在燕庠估勢憑陵嘗謂臣寧國新
 除陳廣壽漕臣以彈又商論於庠其意蓋以脅臣也
 如廣德縣申乞差官檢苑庠河預焉乃對臣按服肆
 言所差之官不當必欲更易而後已軍卒有一兵逃
 庠乃不候根提即以其素所嬖晉求填刺名糧其他
 不敢一縷瀆宸聽事繫紀綱寧容但已欲望
 聖慈特發睿斷將庠亟從罷斥以為輕易
 滅裂軍壘者之戒其於國勢誠非小補伏候
 小貼子臣不避仇怨既行按奏則臣今乞引燠回避
 欲望聖慈矜於小臣特賜兩易一等軍壘或待次
 差遣保全孤蹤不勝大願俟勅旨五月二十九日
 奉聖旨林庠放罷魏覘別與一等軍壘差遣李
 提舉奏為廣德知軍魏覘按教授林庠實按轉運副
 使真其乞覈實辦明事臣聞論事者當辯是非責治
 者當覈名實天下未嘗無真是真非之所在也然事
 多端聽之易惑者不覈其實之過誠即其

名以覈其實則是者固不可以厚誣而非者亦何
 以自掩哉臣竊觀進奏院報知廣德軍魏覘按軍學
 教授林庠不法且乞避轉運副使真其得旨罷庠
 而別與覘一等軍壘差遣臣竊謂覘與某必有一是
 一非惟以其實考之則真是真非當有不難辨者蓋
 覘之按座謂其捨教取而任荒政挾漕臣而陵郡守
 大以之一郡之民飢困欲死陛下大捐廩粟以活之
 仕乎此邦者出任其事如救焚拯溺何常取之可拘
 當此之時軍學堂試為重乎本軍振濟為重乎出身
 濟物則陋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臣不可不治然猶當
 鄙覘則陋矣至於陵忽郡將則臣不可不治然猶當
 問庠之所守者正覘亦當屈已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况
 而所守者正覘亦當屈已從之未可以陵忽言也况
 庠之於覘初未見語言禮節悖慢之實則覘之深怨
 極憾於庠者果何為哉以此言之覘之按庠意必有
 在臣故曰覘非按庠乃按某也某與覘比有事主某
 雖任按察若某所為未善覘不肯苟徇具以上聞孰
 曰不可然臣不知果覘為是乎某為是乎覘之奏為
 荒政言也若曰某縣流移者多而不能止某鄉孳死

者衆而不能救其處齊米給散之有欺某邑糶錢出
 入之不明其事則有何人之詞其條則有何日之案
 各指其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覲之奏平餘言略不及
 此特以無所辭其責矣臣竊聞覲之奏平餘言略不及
 實岷為是乎其為是乎夫自專固人臣之罪而許以
 從宜者乃人主之大權掠美固君子所羞而為君任
 怨者尤未世之耶說如覲所陳陛下欲濟而為君任
 以糶者非下欲糶而不易之詳以濟是為有司專擅之罪
 廣德濟糶非臣所任不能詳以濟是為有司專擅之罪
 輸不齊糶米未至而借濟米以應之竊謂濟糶俱急轉
 糶米以益之權宜集事要厥成終文藉具存自無滄
 混若事理不過如此則固亦陛下之文藉具存自無滄
 其專也至於掠美之說則固亦陛下之文藉具存自無滄
 事父也子職無他任其父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
 君之事而己故稱人子之善者必歸美於其父稱人
 臣之善者必歸美於其君擢是臣任是職欲其稱職
 而人善之乎欲其不稱職而人怨之乎使人臣任
 於下則怨之者推其所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使人臣
 且岷固言之矣米從來必歸咎於上矣使人臣

獨不曰臣亦陛下之臣乎以陛下之臣何往而非
 陛下之令散陛下之米活陛下之民何往而非
 陛下之德澤哉天下未嘗有無實之名也臣之事君
 當責其實而求名與否不必問也若夫黎民饑
 所當恤此則如慈母之乳其子初不為異哉且民
 歸知已怨萃朝廷之言何其初不為異哉且民
 而不得食則怨然臣竊見近日風俗日以衰弊人臣
 之言無足辯者然臣竊見近日風俗日以衰弊人臣
 率顧一身利害之私而不以國家生民為念臣雖不
 肖每獨憂之岷文自營誰任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
 專掠美為嫌便文自營誰任今分職授任者益以自
 所關甚大此臣拳拳之一愚所以公論伏望陛下特
 其煩也岷與其一是一非必有公論伏望陛下特
 選朝士或委鄰路監司覈考其實若覲言無實則是以
 則其為有負惑陛下聽亦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
 私意非說上惑陛下聽亦乞明正其罪使天下知是
 是非不復避嫌且岷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
 所激不復避嫌且岷尚居部內在臣職所當言用敢
 冒犯以聞取止又上丞相手書道傳仰恃隆寬其
 有白事道傳竊見廣德魏守按罷教授林庠卷傳其

劫章至此者詳觀之實乃按真漕也某竊惟去年象
 朝廷撥米振濟自江東言之廣德為最優且如池州
 太平州寧國府等處若以戶口及所得米數言之皆
 差不優於廣德蓋緣廣德之民自來貧困雖遇樂歲
 亦不聊生去年之旱又為特甚所以制置司仰體
 朝廷之意優數撥米然猶患其不足故漕司再有所
 乞又申明易糶為濟然後一方之民得免死徙之患
 此又主上之至德丞相之至恩也米乃朝廷之米
 有司不過奉朝廷之命給散之耳魏守所以奏上
 且以散米多得罪反使前日之感戴君相恩德之民變
 為疑感之言是魏守本謂真漕市恩以歸怨於上而
 不知今日之奏乃所以為歸怨之舉也其不能自已
 上其事區區仰荷特賜詳察施行以釋民疑以慰
 天實厭之伏望鈞慈特賜詳察施行以釋民疑以慰
 其無庸伏蒙公朝過有推擇俾居成均教導之本
 益長二秋毫每深自愧伏觀國家著令諸州教授本
 相閱也今廣德教官林庠為郡守劾奏遂致

黜某不敢不為一言竊惟自古設官雖各有司存而
 亦有可以相通者且司徒掌教從古以然故周禮大
 司徒之職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之官而兼領
 又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夫以掌教之官而兼領
 荒政何也蓋愛養斯民各安其所而後教化可得而
 行也最爾校官與司徒固相遠絕然預聞荒政頗亦
 以之某所謂可以相通者蓋如此今所在教官不遵
 法度留意於救荒者獨以罪去借曰臣者未聞有所
 而留意於救荒者獨以罪去借曰臣者未聞有所按發
 妓樂者乎江東漕臣既以提學為職知林庠平時有
 學道愛人之志故以走委之亦未為過若逐其所委
 則何可以自安幸而朝廷清明守臣教官一時並罷
 可謂公平安矣但守臣別與一等差遣而教官竟罷
 恐無以安漕臣之心此亦公朝所宜審處也乙亥
 之旱桐川為甚而民又最貧故德秀所分二州允加
 意於此郡汲汲拯救如捍頭目控懇于朝得米凡五
 萬餘石皆指以濟民而未嘗責之出糶千里民命賴
 以保全者二十餘萬而聖朝配天之澤可謂博矣迨
 丙子春乃有為諛詞以欺廟堂者謂江東諸郡實不
 甚旱傷監司好名故張皇其事且指民無流莩為旱

苗本輕之證按是當路不能亡或而申請遂落落矣
三月未其再巡歷至桐城是時民飢困者甚眾所請
萬石屢為都司駁下遂不獲口與郡守魏規議先發
廩以濟民然後申乞矣臯都司有不察者於是喉峴
劾其所委之官以自解而孤跡遂免矣幸朝廷
清明察覘之姦而以某為無罪迄免吏議天覆地載
恩施無窮未知報塞之所謹略記所因於待臯之奏
後世世子孫毋忘上賜其魏規詆誣之章典其自
劾二狀表李二公所為某辨明
者具列于此云云謝表別見

申御史臺并戶部照會罷黃池鎮行鋪狀

照對黃池一鎮商賈所聚市井貿易稍稍繁盛州縣
官凡有需索皆取辦於一鎮之內諸般百物皆有行
名人戶之掛名籍終其身以至子孫無由得脫若使
依價支錢尚不免為胥吏減剋况名為和買其實白

科今據張宣趙義等四十三狀所陳誠可憐憫以區
區鋪店能有幾許財本而官司敷配曾無虛口誠何
以堪照得在法置市令司自有明禁朝廷屢行申

飭不許剗立行名當司雖已嚴出榜文不許州縣抑
勒行鋪買物然行名不除終為人戶之害牒本州帖
縣鎮將黃池鎮應干行名日下並行除免仍給版榜
本鎮市曹釘掛曉示如今後州縣鎮務等官吏輒敢
科敷民戶收買一物一件許徑詣本司陳訴定將官

員案劾公吏支配施行仍申御史臺尚書戶部并移

文諸司照會

嘉定八年十二月因巡歷至黃池鎮民
遮道以千數陳訴監鎮官吏文林彌迤

買物不償價錢等事已將鎮吏押送鄰郡振究及申
到判云照對黃池之為鎮地據要衝實舟車走集
之會前政運使孟侍郎以武臣監鎮多不知書申明
于朝易以左選而史文林者予當其任正望其以
儒者忠厚之政洗武臣饗靈之風顧乃專事貪殘違
戾法守有武弁之所不敢為者今據廣德軍等處勘
到陳德新查文明等情節如根刷牙鋪籍定姓名置
曆科數抑令供納細帛香魚肉蔬菓之屬有償其
半直者有僅償些小者有三分不賞其二者有分文
不支者其兩科買非貴細之藥材則珍美之北果紐
計價直為錢不賞刮民戶之脂膏充一已之豁壑至
有不甚其命赴水而死者此其違法者一也收買蠶
帛先用灰湯煮熟而後秤兩數科糴糯米不用斗斛
而用大秤稱盤自古及今未聞有此公為指克莫甚
於斯此其違法者二也本鎮酒課之外又多造白酒
旅如雲何患難乃於官課之外又少賤賣將酸黃
勒令行老挑擔俾依立定額數不容少賤賣將酸黃
不知坊戶一切不許門堂酒數與麵店沽賣將酸黃
稅產情夫力不許門堂酒數與麵店沽賣將酸黃

其西山文集卷之

十六

也科罰民財法有明禁而乃括掘富民之過以為
利之嫌如姓劉人以致勒令特未可知自當申州送
不之請因而文致勒令特未可知自當申州送
告醜造私酒事之有無特未可知自當申州送
勒令拍酒送廣教寺勒令舍鐘樓綉并常住錢各二
民得免解州劉太般見錢下江自應依條究治却
令拍酒七石為錢一百一十二貫擅行釋放此其違
法者四也在法未間鎮市許置廟房者而乃擅行
立四廟以為囚繫百姓之地縱令吏輩拷掠乞免
憤之聲盈溢道路此其違法者五也此數項皆微
司勘到陳德新等悉已招承照條各刺配追駐籍沒
監鎮史文林違法病民宜從按劾以其因病在假日
父親既久病廢事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鋪戶
之規錢須管一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鋪戶
員物價錢須管一亦合令其尋醫雜任所有欠鋪戶
起難其拘置行名抑賣酒醋等事本司已行榜罷及
中御史臺戶部諸司照會外所在勘置廟房一項
照條止保甲機察火盜

其西山文集卷之

十六

羊

一千七百貫有奇其後提舉常平司以各人拖欠數
多遂下本州主管官召人划佃於貴池縣稅戶喬廷
臣乞增為二千七十餘貫且先納半租入官本州主
管官申取提舉司指揮尋蒙行下估計喬廷臣抵產
給據為業比開禧二年也自時厥後喬廷臣管佃凡
三載其所輸納初無分文之逋而青陽人戶江諮者
意在撓奪遂於嘉定元年以後詭易姓名或稱李必
勝謂有理而必勝也或稱劉先覺或用其父江搃名或用其
弟江從龍更訟迭愬謂喬廷臣當來不合用明訟請
佃乞別召無礙人實封投買夫明狀請佃謂非違

不可然其失在官而不在佃戶何也蓋提舉司元行
下召人實封投買而喬廷臣乃以明狀自陳官司勿
許焉可也而提舉司僉廳既以為可本州主管官又
以為可遽從而給佃焉此官司不守條令之過而非
喬廷臣之罪也及喬廷臣承佃數年江諮始愬其違
法前任俞監簿深不以為然既給斷由付喬廷臣又
欲科江諮詭名投牒之罪蓋以喬廷臣輸租如故無
可奪之條而江諮設謀傾奪有不可啓之漸故也使
有司守法據正皆如俞監簿自足以杜兩家無窮之
爭柰何官司利於增錢故江諮得售其計嘉定二年

二月提舉司下池州將上項沙產出榜召人實封請佃江諮之弟從龍頃增租錢為三千四百貫官司為其所啖復給據以予之施行之誤實自此始喬廷臣不甘其攘奪也亦乞增租如江從龍之數兩詞互起經涉數年至程即中內始下法官指定以從龍為無理而喬廷臣三科無欠不虧國課合許其增租仍佃此說頗為公當然喬廷臣一時陳乞增價初非本情特以不平江從龍攘奪之故遂為此請其後萌悔意經部陳懇謂出於州吏之抑勒且其產比元佃時

增去處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訂

額輸錢而已省部以其前後反覆遂下本司責狀如不願依江從龍所著之價即仰日下退產給付江從龍如願依此價即不許陳乞打量喬廷臣既不肯增錢遂行情願退產及本州喚上江從龍取問本人父子亦自稱無力不願請佃又再追喬廷臣審實堅乞吐退還官竊詳上項沙產初無增減始則兩家爭之如金玉後則棄之如弁髮其故非他蓋前日租課之額輕而後日租課之額重故也江從龍元初於舊額之上陡增一千三百餘貫者原其本情自知無法可以撓奪唯有增租一說可以中官司之欲故高其價

以啖有司未暇計後來輸納之難易及喬廷臣既退
佃然後顧慮久長之利害却乞給與元佃之家姦黠
之情於此畢露今蒙省符令本司更切究實仍追喬
廷臣取問審悔玩弄情罪某親行審訂竊謂喬廷臣
審悔其情尤可察江從龍之審悔其情為可誅蓋喬
廷臣承佃官產首尾數年公家租賦輸納無缺自江
從龍興詞攬擾非唯喬廷臣家實被其害而官司物
產亦成擔閣及喬廷臣既行吐退本人便合抱佃乃
敢飾詞推托使官產兩無所歸正是鄉曲強梗之徒
初欲攬佃他人田土遂詣主家約多償租稻家既如

其言逐去舊客而其人遽背元約不肯承當主家田
土未免蕪廢即此言之江從龍之罪甚於喬廷臣明
矣蕪江從龍之增錢出於情願喬廷臣之增錢迫於
不獲已不獲已增錢而審悔者可恕情願增錢而審
悔者難原况省符內明言如喬廷臣不肯依價即令
日下退業今本人不願增錢而願退業正應上項指
揮今若加以玩悔官司之罪則彼有辭矣且其事業
又有甚不可者先聖有言民無信不立大易之論理
財必曰正辭國家立租課之法明言三料有欠然後
許人割佃至紹興勅又復展一季之限今若開爭奪

之門雖三料無欠而他人有能增立高價者亦聽其
割佃一則其名不正二則失信於民自今以後國家
法令誰敢信憑官司田產誰敢請射其於大體關係
非輕近者青陽縣有沙田一所久無佃者遂裁減租
額以誘人陳請甫及數年驟令依租額輸納輸納不
足遽籍其家某因陳詞遂與批判謂果如所陳是官
司以沙田為弄誘而陷之也即行下改正而還其貲
大抵今之州縣有司鮮知理財正辭去食存信之誼
故其施行類多如此遂使官民相疑有如讎敵良非
細故其區區之見以為上項沙產若令喬廷臣依舊

價接續承佃以示官司守法存信而不貪小利上也
併二人皆不予而下本州召人情願實封次也至於
二人番悔情罪皆以經赦欲姑行原免本司除
縣將喬廷臣看家知在外更合申取指揮施行仍乞
檢照舊法行下約束本路州縣應租佃官產之人若
非三料有欠并出季不納官司毋得許人割奪元以
低價召人承佃後來不許增添租額庶幾官民相孚
爭訟寢息謹具申行在尚書戶部伏候旨揮

尋行下
從申

泉州申樞密院乞推海盜賞狀

照對溫膾賊徒自四月二十九日侵犯郡境本州亟

牒左翼軍遣發官兵及勸諭晉江同安管下諸澳民
船與官軍會合前去收捕公移親筆再三勉勵如能
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優支賞犒外更與保明具申
朝廷補授官資用是人情翕然莫不思奮至五月十
三日左翼軍統制薄處厚躬率守關進義副尉權正
將備將丘全進勇副尉克撥發官陳聰効用克撥發
官廖庚隆守關進勇副尉訓練官吳世榮前進武校
尉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乘駕甲乙丙大駁船并次
船共五隻計水軍四百一十八人烈嶼守領方知剛
木枋等糾集民船三十六隻計鄉兵四百六十二人

嶼兜總首王行已船四隻計鄉兵六十人其賊船一
十四隻望風奔遁至漳州沙淘洋為官民船趕上獲
到賊首趙希卻林添二陳百五蔡即四名賊徒林從
五等一百一十七人又左翼軍捉到賊探鄭九七高
彥二名晉江縣尉捉到賊探朱十四一名惠安縣捉
到賊探林慶即一名又漳州統領楊修武續捉到被
擄人樊十等一十一名總計一百三十六人并贓仗
等分送州司理院及左翼軍勘院根問各據招節次
在海行劫及上岸放火殺人等罪犯於當月二十四
日照斷處斷及將被擄人釋放已具申樞密院外切

念其叨居郡寄平時素無威望可以震懾姦心致使賊徒乘間侵軼仰賴朝廷威德所被將士民兵相與協力雖未能盡行勦絕然賊首趙希郤素與王子清敵體林添二陳百五泰卽等亦皆王子清腹心既遭擒戮賊勢緣此遂孤其氣亦沮目今竄入北洋泉漳一帶盜賊屏息番舶通行所有統制薄處厚等委有勞効合保明具申下項一武經卽殿司左翼軍統制泉州駐劄薄處厚廉謹持身善撫士卒到官數月脩飭軍政漸有條理舟船器甲整治一新及賊徒及境遂能奮不顧身統率將士衝冒風濤之險於五月初

九日至晉江縣管下水澳海心捕獲強盜王子玉等四十八人十二日至同安縣管下料羅海心捕獲強盜史添四等三十一人解赴本州根勘各曾在海節次行劫已申安撫司酌情處斷外至當月十三日至漳州沙淘遂捕獲賊首趙希郤等旬月之間海道頓清欲望 朝廷特賜獎擢以為兵將官之勸一左翼軍將副合千人林賜廖彥通立全陳聰廖庚吳世榮及本州潛火官商佐等並係在海親獲克盜之人欲乞 朝廷特賜指揮各與陞轉內立全一名人材事藝頗出諸校之左曾於去年十一月內帶領兵船到

漳州海界沙濤州親獲強盜徐十一等一十五名今年三月到潮州海界蛇州洋親獲強盜陳十五等一十四名解赴本州送獄根勘各節次在海行劫贓滿其徐十一等已具申安撫司陳十五等從本州便宜處斷外及五月十三日沙淘洋之捷立令用力尤多如蒙 朝廷 推賞即乞稍賜優異使將校有所激勸又吳世榮一名元係進勇副尉權法石寨因去年六月內福州客人陳八太在本港捕賊行劫有失收捕某具申 朝廷蒙行下鑄降一資責以自効其劫陳八太船賊人續被温州樂清縣尉捉獲外其吳世榮

能以勤補過於去年十一月內將帶人船到本州海界圍頭洋親獲強盜謝三一十一名解赴本州送獄根勘申安撫司處斷訖至今年三月內又於潮州海界蛇州洋同丘仝獲到標五等一十四名至五月十三日沙陶洋之捷吳世榮宣力亦多歆望 朝廷特賜旨揮叙復先來所降一資外更與陞轉施行又商佐一名係故商榮之子昨因隨父於大奚山立功授進武校尉後緣其父海州失利怨仇乘之遂肆誣奸致遭追奪居常以門戶衰落每有為國效命一洗前恥之意提舉市舶趙某以其父商榮曾出其先丞相

之門帶到本州權監藥局某因差部押潛火衙兵統制薄處厚以知其人熟於海道遂令隨船前去捕賊商佐首登賊舟俘獲亮党其勇敢趨捷寔有可嘉兼昨來所犯已婁經赦宥欲乞 朝廷特賜叙復於令參選庶免終棄於無用之地併乞旨揮

一本州同安縣管下烈嶼首領方知剛林枋等各係士流頗能以信義服衆本縣補充首領提防盜賊昨王子清等在漳州海界浯嶼放火殺人去烈嶼止一望間方知剛等即團結丁壯排布矢石控扼海岸未幾賊船果到本嶼見其有備不敢輒犯一境生靈賴

以獲全某初無賊報傳訪寓公士人以討捕之策衆論翕然以為溫艚賊徒素與烈嶼為仇而本嶼民兵便習舟楫可為官軍之助某遂禮請鄉官前往勸諭其方知剛林枋果能効力率到人船與左翼官兵會合賊徒初欲抵敵以官民兵勢盛恐懼喪膽遂束手就禽竊照慶元格諸色人等親獲亮惡強盜三人下班祇應五人進武校尉七人承信即今方知剛林枋係同左翼軍兵獲到賊首趙希卻等四名賊徒林從五等一百一十餘人又非僅獲五七人之比伏望朝廷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一本州晉江縣管下峽兜總首王行已將帶人船自備糧食器械隨隊左翼軍下海會合獲到賊徒鍾宋三等七名亦合照條推賞併乞指揮右件如前次乞指揮施行申聞者八月三日奉 聖旨薄處厚特與轉一資丘全特與轉一官林賜廖彦通陳聰各特與庚特與補一資吳世榮特與叙復元資商佐特與叙復元資於令參選方知剛林枋各特與補下班祗應王行已特與補進勇副尉今割付泉州閩縣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乞優恤王大壽

竊惟見危授命士之所難今有廁跡戎行綴名小校而能捐軀殉義凜然有烈士之風其在今日尤為難

得其既親睹其事豈容不以上聞比者海盜披猖侵軼郡境某亟縱右翼軍分兵防遏是時群賊泊舟圍頭濠距州城百餘里官軍星夜疾馳至辰巳間猝與賊遇賊徒椎牛大嚼而官軍猶未朝食衆寡勞逸既皆不侔故自將官邵俊以下俱有觀望蓄縮之意獨撥發官進勇副尉王大壽者忠勇奮發控弦直進賊徒中箭而斃者九十餘人群兇為之奪氣邵俊等既引軍稍退大壽猶挺立不移立罵俊等曰趙官家平日養着好人見賊便走其時惟隊將秦淮軍兵朱先陳捷吳慶尹政李從六人隨大壽及秦淮等死之李

從以兩奪賊稍獲免海瀕居民登高山望見者莫不
失聲嘆息為之泣下某既為文遣官以祭且厚恤其
家及收刺其子弟士卒聞者於是競勸未幾遂有沙
淘洋之捷俘獲賊首林添二等適皆下手殺害官兵
之人行刑之際設大壽位于旁令其子剖心以祭雖
足以慰英魂而據衆憤然惟清明之朝方崇獎忠義
以勵風俗今大壽以軍中一校之微家有垂白之母
一旦遇賊寧殞其身而不忍負國寧死於王事而不
暇顧其親其志節卓犖如此儻以其人微之故泯嘿
不揚殆非所以為忠義者之勸伏乞詳酌將故撥

官王大壽優與贈卹仍將其長男効用王凱夫補授
官資所有秦淮等五人併乞優卹施行伏候旨揮

小貼子稱所有准備將邵俊等緣不進前救援致
王大壽等戰死本軍統制薄處厚已將俊等斷遣
降充長行去訖更合取自指揮申聞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大壽特賜保義郎
王凱夫特補進勇副尉秦淮朱先陳捷吳慶尹政
五名各特贈承信郎仍令本州具邵俊等官資職
位姓名申樞密院今劄付泉州關牒施行准此

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一月

照對泉之為州控臨大海實閩陬要會之地 國家
南渡之初盜賊屢作上勤憂顧置兵立戍所以為海

道不虞之備者至詳且密開禧軍興之後戊卒生還者鮮舟楫蕩不復存於是武備空虛軍政廢壞有識之士所共寒心近者溫明群盜窺見單弱輒萌侵軼之志仰賴 聖朝威德廣被亟遂肅清儻幸目前之警粗平因循苟簡不復少加經理安知其亡後日之患某不揆迂愚竊思所以為文安之計者近選委本州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川同左翼軍副將丘全等徧行海濱審視形勢今據逐官申竊見沿海列戍要在控扼得所布置得宜士卒精練器械整齊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今來左

翼水軍三寨曰寶林曰法石曰永寧本州沿海四寨其緊切者一在晉江曰石湖在惠安曰小兜大畧雖已得控扼之數然寶林取城甚近距海殊遠其勢稍緩而迺有新舊兩寨至圍頭去州一百二十餘里正闕大海南北洋舟船往來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達石井其勢甚要而前此未嘗措置此控扼之未盡得其所也寶林所屯水軍三百其數為多法石雖有一百二十餘人然正為防海要衝之地其數尚少永寧步軍之數倍於水軍誠為倒置此布置之未盡得其宜也諸寨軍兵雜以老弱法石軍器總於大軍遇事

閱請未免稽遲大軍戰艦僅可足用自餘諸寨船隻俱無徒有舟師之名初無其實至於營房倒塌器械闕少亡具尤甚若不及今逐一整備臨時必至誤事今條具合行措置事件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寶林新舊兩寨在城南一里許初因紹興間統制陳敏申謀自福州延祥寨發到水軍暫住寶林寺其後就寺傍建寨因以寶林為名據其地勢不過捍城外予河左翼大軍既屯城東緩急自可為用水軍重屯深居內地未合事宜今欲於見屯三百人內撥出二百人以七十人添屯法石以五十人易屯永寧以

八十人新屯圍頭其寶林空閒寨屋却撥步軍居住以翼城南亦不失為捍城之備其竊詳所申委屬允當蓋水軍正為防海而設某頃在金陵見兩司水軍皆於龍灣左近屯駐俯瞰大江未有以水軍為名而深處內寨者今若移寶林水軍添屯法石永寧兩處及於圍頭置戍糧廩衣賜初無所增而軍人列居海瀕習熟風濤之險與安居內地養成驕脆者不同子孫生長其間未免以漁採為業他時招行招刺無非慣便舟楫之人實為永利欲乞朝廷劄付左翼軍照應施行一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廣濶寨臨

其上內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合重屯以壯形
勢稍加葺理使成家計而人數尚少諸事苟簡今合
行之事大畧有五一日增添人數照得見屯止一百
二十六人合於寶林兩寨撥出壯健軍兵七十人及
招收稍工破手共湊作二百人庶幾聲勢稍張可以
鎮壓二日改添寨宇照對本寨初因寓屯彌陀院傍
逐旋展創規摹簡略元管軍房一百二十九間除西
廊并佛殿後橫廊共一十九間皆彌陀舊屋損甚合
折外見存一百一十間今欲添屯作二百人尚欠寨
至九一開合行添造又寨之山勢其東臨厚西

濶合移寨就東仍依後山為將官廳別遷寨門以
前山却存畱彌陀舊殿以補西邊之闕庶幾士卒得
以安居又今教場去寨幾二里許傍臨官道每遇教
閱發箭有妨往來之人欲移就寨前空地以便閱習
三曰預備舟船照對左翼軍甲乙丙大戰船三隻係
是鼎新創造木植堅壯所費不貲近者一出便獲勝
捷目今見泊近城水次今欲移就法石港安頓責付
正將差官看管每月遇潮長日分草校一次本州差
職曹官同將官閱相舊例春秋各大校一次後緣無
船遂不復講欲自日下為始仍舊舉行庶幾舟船在

水逐時運動既免朽腐人船相習亦免生疎餘時即用蓬蓆遮覆以避雨淋日久之患四曰預閑軍器照對本寨軍器總於左翼軍其在寨者止有軍人隨身木弓弩皮頭鎗可備演習而不可攻戰遇有緩急施行閑請委屬非便合量閑兵器收頓本寨庫眼責付將官交管遇有急緩便可給付軍兵使用不致後時五曰預椿錢糧照對倉卒或有賊船合行粘覈追捕多以候借請遂至緩不及事合將本寨軍兵錢糧預行支搆一月專一準備出海捕盜使用其竊詳法石寨正係咽喉之地日前屯兵既少止差準備將訓練

官彈壓其正副將却深居寶林寨海道倉卒有警往來咨稟旋發官兵旋雇舟船旋閑軍器三者既備又須申州借請未免遲迴累日賊徒已竄逸久矣今若添展寨宇屯水軍二百人就立正將解舍有舟船有器械有錢糧氣勢自然雄盛萬一賊徒在海作過為正將者即可遣兵收捕無文移往復之勞無倉卒迫遽之患委屬利便除已牒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劄下本軍疾速照應施行

一未寧寨地名水灣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闕臨大海直望東

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
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以此言之置寨誠得其地
但沿海列戍當以水軍為主今來僅存五十人而又
雜以老弱步軍却有百人實無所用合於寶林寨撥
出壯健軍兵五十人添作水軍一百人而以步軍五
十餘發回寶林柱替外存番步軍五十人通以一百
五十人為額其寨屋元係鄉民協力架造今見存軍
房一百五十間淺隘太甚火道又狹軍人自言家口
稍多者難以安存春夏之交多苦疾病近日上戶復
為添造二十間稍堪居住其舊軍房舍量行展拓每

三間併作二間度幾地步稍寬可以存活老少計今
所存舊軍房一百五十間可併作一百間通新造二
十間為一百二十間尚欠二十間兼將官有廳廊而
無房舍環視寨外儘有餘地而西北地勢頗厚欲展
向西北兩面添造將官房舍及寨屋四十間仍將火
道窄狹去處斟酌除拆以通閉塞為利便所有本寨
軍器却稍足備但水軍所需者紙甲今本寨乃有鐵
甲百副今當存番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軍換易紙
甲其錢糧併照法石體例椿辦一月某竊詳永寧寨
委係海灣要害去處令行展拓寨宇添屯水軍除已

一、左翼軍一面措置外欲乞朝廷併賜指揮施行
一、圍頭去永寧五十里視諸灣灣為大往來舟船可
以久泊訪之士人賊船到此多與居民交通因而為
盜况自南洋海道入州界烈嶼首為控扼之所圍頭
次之烈嶼既有土豪鄉兵可恃圍頭合行措置今欲
創立小寨約以百人為額上可接永寧下可接烈嶼
前可以照應料羅吳嶼等處內可以控捍石井一帶
港口實為衝要略計置寨之利有五本州海道門戶
得以捍蔽一也設有緩急動息易知無倉卒奄至之
患二也士卒習熟地利易於捍禦三也坐而需賊以

逸待勞四也地勢如常山之蛇首尾可以相應五也
以此言之合行創置今相視到兩處其一高廣山下
闕臨大海一目皆盡但地稍狹露東厚西薄可以暫
駐而不可久居若欲為輕久之計則當在高廣山後
其地平廣藏風乞牒左翼軍差諳曉立寨人審定某
竊詳圍頭置寨事屬創始與前兩處止是添展事體
不同費用既多尤當加審遂博訪寄居侍從等官及
土居上人鄉豪灣長之習熟地利者皆謂圍頭置寨
委合事宜蓋尋常客船賊船自南北洋經過者無不
於此稍泊蓋其灣灣深闊可以避風一也海中水鹹

不可飲食必須於此上山取水二也當處居民亦多
與賊徒交通貿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三也居常客
船賊船同泊于此不測間多被賊徒劫擄而去徑入
深洋不見蹤跡今若于本處置一小寨屯兵百人預
備舟船預闕軍器預備錢糧悉照法石寨永寧體例
委足以機察盜賊保護民旅某已牒本軍一面差人
標定寨基計料預置外款乞 朝廷詳酌速賜指揮
施行一諸寨水軍務要人人可用近所閱視勇怯未
免相半契勘左翼水軍闕額頗多合量行招刺外仍
牒本軍將在寨水步人通共揀選應水軍內有不堪

出海之人撥入少軍隊伍步軍內有稍諳船水及雖
未諳而少壯勇健堪以演習之人却撥作水軍使喚
又寶林兩寨附城與大軍密邇稍有老弱尚可存留
惟法石以往並須精銳不可以老弱充數某竊詳
所申委係要切今取會本軍要見水軍有無闕額據
申見關七十五人最是梢工碇手全然闕少梢碇乃
船人司命與水手事體不同若刺軍兵恐無肯就之
人乞備申 朝廷行下本軍且招梢碇四十人仍與
刺効用名目庶幾海濱強壯輕捷習熟風濤之人欣
然就募欲乞 朝廷詳酌併賜指揮施行

一巡綽海道合令諸寨分認地界自岱嶼以北石湖小兜主之每巡至興化軍寨蓼寨止自水灣以南永寧圍頭主之每巡至漳州中柵寨止自岱嶼門內外直至東洋法石主之每巡至永寧止逐月一巡其所差將校軍兵姓名并下海日分申州以憑考察某竊詳所申區畫地分已得其宜欲乞劄下左翼軍并本州照應常切遵守

一左翼水軍三寨法石係是裏巷去城不遠永寧圍頭正臨大海風沙簸揚將士到彼未必樂居兼又責之逐月巡綽則時時在海暴露日多欲牒左翼軍今

後將官差在永寧圍頭者以二年為率理作重難除獲到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綽有勞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申聞 朝廷別加酬獎某竊照尋常軍中陞差多出主將私意今若明立定制必須彈壓盜賊有勞之人方許陞進又必以二年為限則被差將佐於本職不敢苟簡實開激勸欲乞 朝廷詳酌劄下本軍遵守施行

一石湖寨取城五十里舊名海口南鎮與北鎮相對

城下之水從此入海潮汐所通實為本府內門岱嶼
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稱為岱嶼門乃近城控扼至要
之地寨基平廣居民頗多舊管額三百二十五人今
除出戍二十四人外見管在寨土軍一十九人新招
水軍三十八人委是單弱欲增作一百人寨屋元管
一百二十間見存三十二間餘皆倒墜今既增作一
百人尚欠軍房六十八間合行添造所有軍器大段
欠闕併乞委官計料製造施行

一小堦寨取城八十里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為
控扼之所又為海澳荒僻之處日前常有賊徒公聚

到此劫船而去舊額三百一十人今除出戍四十一
人外見管在寨土軍四十一人水軍六十六人內新
招二十九人皆頗壯勇若據此數加以訓練必得其
用寨屋元管一百間今見存三十八間餘皆倒墜合
行添蓋所有軍器併合委官計料製造其竊照石湖
小堦兩寨置立去處正係本州門戶軍額闕少營房
倒墜舟船器械色色無有此本州所當任責者除已
一面措置務令整備外伏乞鈞照
一諸寨分屯控捍海道有人無船與無人同近來節
次捕獲海寇收到船一十五隻除損敝不堪外有尚

堪乘駕者五隻合委官計料修整撥付永寧園頭石
湖小兜寨使用其餘已帖委水軍副將丘全計料修
整發下諸寨仍督令逐時教習在船武藝務令慣熟
外伏乞鈞照無色也無亦也本州當計青
一今來左翼軍創置園頭新寨添展法石永寧兩舊
寨其費用已不少兼軍人一番移徙般繫家屬置辦
動使官司皆當與之區處令其所至如歸通計不下
萬餘緡又石湖小兜添翔寨屋製造軍器亦非數千
緡不可目今郡計雖窘乏至甚然石湖小兜乃本州
所當自任其責已極力撙節一面措置外不敢上言

公朝所有左翼軍闕乏尤甚更無寬剩可以那撥自
非控告 朝廷無以集事告乞科降錢會竊恐重於
施行或上下殿司支撥又恐徒為文具如近蒙劄下
支撥錢七千貫應付本軍製造軍器等用止據撥到
三千貫自餘皆是虛數已別具申外今來欲乞鈞慈
不靳小費以為海道悠久之備特賜撥降度牒一十
五道發下本州交管變轉責付本軍所委將佐着實
支用某謹當嚴行督察所造寨屋之屬務令一一如
法不許分文虛費候畢開具帳狀供申伏乞指揮速
賜支撥施行

嘉定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
子至文前申見第一至第四項寶林法

石永寧圍頭乞劄下殿前司并泉州左翼軍照所申
事理疾速密切措置具經久利便保明申樞密院不
得稍有張皇外右劄付知泉州真殿撰照應密切措
置催促施行准此第五項水軍圍頭已劄下前司照
應施行并劄泉州左翼軍外右劄付知泉州真殿撰
先次逐一從公點揀老弱病患不堪執役官兵人數
姓名申樞密院准此第六項巡海地方已劄下泉州
左翼軍外右劄付泉州從兩申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不得因循弛懈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七項
將官已劄下泉州左翼軍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
勞効即仰次第保明申取朝廷旨揮具知稟申樞
密院并劄殿前司外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准此
第八第九石胡右劄付泉州照所申事理切在逐一
措置施行無致緩急誤事具知稟申樞密院准此第
十項諸察船隻已劄下泉州左翼軍從兩申事理常
切教習武藝督責教閱各皆精熟先具知稟申樞密
院准此第十一項申乞度牒准二月二十九日尚書
省劄于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封樁庫於見樁
庫內支降一十五道付泉州每道作官會八百貫
亦曾將收價錢作料支撥付左翼軍專充創置

新熟添展舊寨等使用仍督責本軍務要工役如法
堅壯毋得易簡滅裂其度牒仰本州差人前來請領
供單二日開具收
支細帳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節制左翼軍狀

竊見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
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悉倚辦
於本州招刺効用軍兵亦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
不與州郡相關其實未賞畧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
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
勤惰陞差之當否本州悉不知之夫以一軍數千人
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

百里軍政修廢無由考察故自十數年來為統制者
得以肆意培尅歛怨行伍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
雖知其詳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
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丁丑春尼院之灾守臣親出
救援將士偃然不肯用命必邀重賞而後肯前今夏
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幸統戍得人軍律粗整具
與州郡同心協力故得俘獲群醜向使如前任賀清
臣之愚悞其取敗也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
出沒米商船貢間遭劫掠今夏一警尤為猖獗憑藉
朝廷威德幸遂肅清近准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

強寇正是整飾軍政之時其見具措置事宜申取
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終恐別生事
者無由集事伏望鈞慈俯賜詳酌照殿步司出戍淮
上體令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家
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評議緩急或有調發不至乖違
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對越甲藁

申樞密院措置軍政狀

照對某一介踈庸誤膺郡寄民事之外其於軍政粗
克究心自昨者海道披猖幸即俘戮因加講究乃知
武備久弛蕩無隄防故使兇頑之徒得以玩視於是
選委僚屬遍行海上相視形勢諏度利便條畫備禦
之策具申 朝廷施蒙報可仍給賜祠牒以贍工役
之費其遵奉指揮督促措置今則法石永寧二寨添
展圓備寶蓋新寨亦已落成增屯舟師分撥戰艦復

水教之舊制定巡邏之界分已皆各有理條除別具
申外但其間尚有未盡未便事件某雖叨恩易郡受
代有期倘不一一申陳切慮異時仍前隳弛使朝
廷給賜遂為徒費其所區畫亦為空文其罪大矣用
敢不避黷煩具列如左須至申聞者

一海道之備無先舟楫往者左翼雖有水軍之名舟
楫之具初無一有或遇寇警臨時差顧往往緩不及
事兼人船未嘗相習豈能衝冒風濤與狂寇爭一旦
之命今來節次分撥法石寨已有甲乙丙大戰船三
隻又有寧海平海船各一粗為足用外永寧寶蓋各

只有平海船一僅可載戰士四十餘人逐寨皆俯
大洋萬一賊舟歛至其衆稍盛法石相去隔二三潮
猝然救援不及非惟難以取勝抑恐返滋賊勢合更
與造船二隻發下兩寨添貼使用兼照舊額水軍戰
船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例從本軍申帥府帥司
申朝廷往復遲回差官計料裁減動至累載方準
行下或竟寢不報緣此坐沉腐壞不可復修今若仍
循舊例遇當修之歲然後有請于朝廷切慮報應
稽遲不及以時修葺二三年間諸寨之船必皆朽敗
一有警言急何所措手切照甲乙丙三大戰船元係

朝廷行下運司本州就有管官錢內各撥一半應副
候畢申豁為錢一萬二千餘貫平海等船係本州將
獲到賊船重行幫修撥付蓬帆槓具色色全備其費
亦復不少若二三年間便為棄物深為可惜某與統
制楊武翼俊及本州通判施朝奉誠一等官詳細評
議皆謂莫若具申 朝廷乞支降官會二萬貫內五
千貫付本軍打造戰船二隻撥付永寧寶蓋二寨添
貼使用餘一萬五千貫發下本州知通同共交管置
抵當庫一所於本軍選差將佐一員幹當將收到息
錢分明上曆不得那移他用遇戰船稍有損動即從

本軍報州委官計料立便修葺所費少而見功多後
遇當修年分更不具申 朝廷乞行撥降或將來大
段年深別合打造方許申陳庶免頻瀆 朝廷亦便
諸寨之船常新而不壞所利甚大今來所乞錢數係
是公共會約湏盡得此數作本方可繼營見息為隨
時修葺之費不至侵動本錢而 朝廷一番放給之
後可以支持一二十年比之向來三五年間輒一申
請又為有間伏望 朝廷特賜從申給降免行裁減
伏候旨揮

小貼子云上項所申如蒙 朝廷從允即乞併降

旨揮令本州知通同左翼軍統制每歲終聯銜結
罪保明所管戰船有無損動及抵當庫收文見管
錢數申 朝廷照會度幾永永不至廢壞併候旨
揮

一既有舟船不可無梢碇水手今本軍諸寨關額頗
多平時巡邏已是費力若猝遇警寇與相馳逐於大
海風濤之中梢碇之人豈不悞事某昨嘗備本軍所
申乞行下招填仍與刺充效用庶得驍勇之士續準
指揮江上諸軍所招梢碇止刺軍兵是致施行未得
今未敢再申前請照得諸處配到左翼軍重役兵

士多是在海道行劫作過之人照條三年無過犯改
刺本州軍城今與統制等官詳議欲乞 朝廷行下
本州守臣同本軍統制官於重役軍兵中揀選少壯
輕捷諳會船水之人改刺左翼軍三色軍兵充梢碇
水手糧廩既不甚增緩急實得其用的為利便兼照
往年統制韓俊任內亦曾申請蒙 朝廷行下遵從
招刺今某所乞委有上項體例伏乞 朝廷速降旨
揮施行

一某昨來畫一申請內一項乞行下左翼軍今後將
官差在末寧圍頭者以年為率理作重難以除獲到

賊徒別申 朝廷照條格推賞外如止是巡緝有勞
界內無盜賊作過亦許本軍保明陞差一次其法石
將官在寨實及二年如能究心軍政肅清海道亦與
申聞 朝廷別作酬獎尋准省劄已劄泉州左翼軍
照所申事理如見得委有勞効即仰次第申取 朝
廷旨揮劄付本州照會某謹已遵稟照得法石寨合
差正將一員永寧寨合差副將一員圍頭寶蓋寨各
合差准備將一員據本軍申守關進義副尉權准備
將廖彥通進勇副尉准備將劉顯祖守關進義義尉
本軍訓練官吳世榮皆諳熟海道內廖彥通吳世榮

因去年五月內捕獲海寇趙希郃等蒙 朝廷推賞
轉資已差廖彥通權法石寨正將劉顯祖權永寧寨
副將吳世榮權圍頭寶蓋寨准備將職事併據廖彥
通等申已管幹逐寨職官去訖某尋行攷察本軍所
差委已公當但竊見三衙門江上諸軍有合陞差之
人皆從本司保明申 朝廷出給差劄幫行請給獨
水軍緣屯戍外郡遇有陞差止申殿前司出給差帖
州郡以非 朝廷補授不敢幫行請給止是本軍量
行添支其多者不過十千而止雖有將佐之名初無
其實難責令盡心職事今法石等三寨俱係控扼海

道每遇盜賊竊發欲其捐棄軀命與狂寇角逐於大海風濤之中非稍優廩給有所不可照得法彥通等皆因開禧二年起發山東進取補授上項官資其廖彥通權準備將已及七年劉顯祖權準備將方及三年吳世榮充訓練官已及三年逐年登載帳籍申樞密院照會各皆有勞無過欲乞朝廷出給差劄令廖彥通正充準備將劉顯祖吳世榮各權準備將候滿二年日照已降旨揮別行次第保明申伏乞旨揮施行

一某昨以左翼軍於本州初無統攝平時軍政畧不與聞緩急調發尤難另召嘗具申乞降旨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尋准省劄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某敵已遵稟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萬一陸路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旨揮止及海道為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飭全在平時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加考察亦有所未便某昨來所申利害頗已詳盡未蒙施行若使統戍得人常如今日有教閱訓練之勤無培尅腴削之害雖不俟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

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邈在行都帥憲亦相去數
百里近而可以攷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
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
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
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督
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員叨掎尅之私士卒平時未嘗
有一日溫飽之適怨氣滿腹無所告訴有緩急必欲
其捐軀致命難矣故為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制節
於本州為非便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
於本州為至便 朝廷之上將為一戍將之私計乎

為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况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
自以本州節制為便如今統制揚武翼俊是也其昨
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為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
寡弱凡百非州郡扶助有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
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
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借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
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為一體凡事相
為援助則在本軍為力也易若州郡本軍各為一家
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為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
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

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
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接于道而又合民船以助其
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有出郡之老吏竊竊私議
以為捕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
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
或有緩急彼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節制之柄無必
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不預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
不肯資以費用借使統戍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
况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
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為己責乎其合

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
節制是致 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
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訐
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扞禦海寇亦非閑
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
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况左翼止差統制官而
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某自准回降即欲開陳
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
念 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
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

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 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旨 揮

小貼子某今來所請係欲扶助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蒙 朝廷以為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仍其舊不得輒有改更庶幾彼此相安可以協濟國事

併乞旨揮

此狀既中即離任其後得旨令泉州守節制左翼軍

江西奏便民五事狀

庚辰

臣檢准慶元令諸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以上各具便民五事開奏臣猥以駑劣蒙恩擢守豫章實兼江右帥事竊伏惟念 朝廷列置帥臣於諸道以總統兵戎為職時平無事則欲其建威銷萌震警姦宄使盜賊不敢竊取一有警急則整齊一道之衆惟上所使若臂指然非如列郡守臣獨以蔽獄訟治財賦為稱職也臣觀大江之東縣地數千里其北則江州興國控扼江西實當光黃之衝其南則贛吉南安林峒遠密踰越三路姦人亡命之所出沒自餘郡邑小民亦皆輕悍好鬪殺人于貨之盜在在有之臣嘗妄論凡

任帥職者皆當以治兵為先而帥江右者尤當以治兵為急故自到官以來凡事關軍政率不敢後然人情蹈常襲故往往視為內地語及武備則哂其不切慮及江面則指為過憂繕治城堞則曰不必徒費督責將佐則曰毋庸多事獨不知朝家建牧之意將假以爵秩姑崇帥臣之虛名耶抑將整軍修戎屏翰王室責以帥臣之虛職也昔唐曹王臯觀察江西裒兵大選群能著職遂能挫李希烈之銳使不敢南窺江淮紹興初李綱為本道安撫制置大使整治城郭團結軍伍威聲隱然群盜相繼敗降如臯如綱始可

謂不負朝廷之委寄矣臣雖不材無能為後顧區區平時特願忠朝廷盡瘁職業則於二臣之事竊有志焉故今所陳一以治兵選將繕城弭盜為請其間有因本道利害而因及他道者事勢相關不容不爾伏惟聖明采擇而施行之

一臣聞自昔外有敵國之虞則內必有盜賊之警故諸葛亮與魏相持而孟獲畔瀘南劉裕舉兵北伐而盧循犯建業二者之患常相因而起一於禦外則盜賊得以乘吾之虛而為根本之害一於備內則敵國得以伺吾之隙而為疆場之憂其為患均也然敵國

在外所攻者吾之頭目其來也可知盜賊在內所攻者吾之腹脅其發也不可測故亮必先平南方然後經營北討裕能滅燕入秦而幾無以制徐道覆之謀然則盜賊其可忽哉 國家南渡以來州郡之兵日以削弱一方有警必移大軍然後尅之往者李全之亂與近歲賴吉南安之擾皆取辦於此然使疆場無虞則舉備外之兵以平內寇其誰曰不可今邊事方興撤備無日沿江諸軍列戍淮漢以之禦敵猶懼弗給設不幸妻一男子竊弄耨耨於田畝間必邊之戍既未可抽田州郡之兵又不足深恃此臣所為朝夕

凜凜者也竊詳思之與其養兵而得以無用孰若教之而責其可用臣所領十一郡有所謂團結禁軍者

蓋諸道所不及其法選諸指揮禁軍之疆壯者年若干

下試若干若干力聚為一營命日團結月增料錢一千

合諸郡祖額凡若干人隆興府一千人諸州軍各其實數臣欲稍增

其額合一路為一萬二千人隆興府增五百人通為一千五百人諸州軍均

添足日教旬閱責之兵官月按季拍責之守貳春秋

二校則於團結中擇其年貌浸衰年四十五以上事業減退

者仍還元來軍分而於諸指揮中選少壯及等事藝

精熟者補其額及委帥臣不時點摘按試以攷兵將

官以勤墮其揀選不精教練不熟者案劾以聞守貳不覺察併行責罰如此則一二年間州郡之兵漸趨精勇此弭姦銷萌之要術也然臣愚慮不獨江西一道為然凡在內地皆當思所以為不虞之備如臣言可采乞下諸路一體施行

貼黃臣竊觀當今軍政不修兵力削弱所至皆然而師旅未解盜賊將作蓋不待智者而後覩應劭之論漢山濤之憂晉其在明時可為商鑒今除兩淮川蜀荆襄外自餘八路曰浙西浙東江東江西湖南福建廣東廣西除江西見有團結外其浙西

等路皆當畧倣其制兩浙江東湖南福建大約各以萬二千人或萬人為額二廣則稍殺為其選擇教練悉如臣今來所請則此八路中禁軍之可用者七慮十萬餘人平居以備盜賊緩急以待興發非小補也又大軍移屯如泉州之左翼別戍軍分如潭州之飛虎廣東之摧鋒福州廷祥荻蘆之屬及諸路帥司有親兵去處皆當責自帥守招填及額選其精銳別為隊伍異其賞給淬勵而激昂之合而計之當不下二三萬人武備既張則姦心自弭其視一方有急然後抽舟調大軍利害相去何

帝什伯惟 朝廷察臣慮遠防微之忠特命近臣
詳加裁酌亟賜施行不勝大幸

臣竊考建炎三年金虜自黃州渡江由武昌趨興
國取開道以犯洪州守臣王子獻遁去遂屠州城
尋破撫袁諸郡遍蹂湖之南北然後北歸所至殘
暴幾無噍類言之可為痛心今之議者六抵以江
西為內地殊不知九江興國二郡前臨大江北望
淮堧緣一水爾 中興初江西安撫大使實兼節
制斬黃蓋以是也去歲之春虜犯黃州諸閔江右
震動本司承制檄調兵守江倉卒間僅能發諸州

禁卒千八以往夫以步卒守江猶策馬使耕驅羊
使載其不勝任也必矣臣謂與其緩急調無用之
兵以誤事孰若平時養有用之兵以待事江鄂二
司各有水軍竊聞邊事既興多作步人起發今江
州在寨僅有見管若干具實數而戰艦可用者尤為
亡幾鄂司所管計亦類此借曰殘虜游魂事非昔
比然困獸猶鬪其可忽諸况於外夷方興群雄交
騖先事之防尤當加意臣願明詔江州都統司及
本州守臣同任江面之責其人船闕少之數日下
招填打造之意什之三分屯興國管下富池等處

庶幾風寒之備不至空闕江右一道恃以亡虞所
有鄂司水軍併乞一體行下措置亦以什之三分
戍武昌縣蓋興國江面元隸江司武昌江面元隸
鄂司分兵防守正其宜也如臣言可采乞賜詳酌
施行

貼黃照對鄂州武昌縣正與黃州對岸蓋建炎間
金虜渡江處也臣嘗以上流形勢利害訪問士大
夫有奉議郎司馬括者謂今之武昌縣乃孫氏所
都而今之鄂州乃孫氏時之江夏也江夏去江雖
近然江北間阻頗多敵人未能直抵江面

此項史
問子細

而武昌對岸止有黃州諸關若諸關失守則直至
江上又其水面最狹其形勢與今太平州采石畧
同故建康戎司水軍盡屯於采石今鄂之舟師亦
宜移戍武昌臣雖未嘗親至其地而以括之說參
之史冊及士大夫之知沿江形勢者多以為然括
往年嘗為宣司官屬有三劄上廟堂其一論武昌
利害尤悉今錄以奏聞伏乞 朝廷併加詳酌或
未可舉軍移屯即乞姑從臣請以鄂州水軍什之
三分戍武昌與江州興國水軍相與唇齒其視蕩
然無備亦云遠矣併惟聖明裁擇

一臣竊見江西統郡十一而隆興實為帥府諸郡所倚以為重城郭甲兵之備皆當整飭如法然後足以壯觀瞻而弭窺伺而臣到任之初按視城堞則其繇亘甚闊而傾圮最多尋加訪問有寓居士夫語臣謂五代以前郡城廣狹中度南唐李氏謀遷豫章乃始大其郭堞郡之東湖本在郭外至是遂包入焉紹興初故相李綱為帥蓋嘗縮其北面然其廣袤猶若干里若干步更契勘見今實若干里步按守城法當用兵若干人茲豈易為力者今誠能按唐之舊瞰湖為城則城之四面西北有江其東有湖天設之險殆無以過此豫章

百世利也臣竊詳其說可謂至當然縮城重事未敢輕言而圯壞已極則有不容坐視者方李綱繕城之時其工費仰於公朝其役兵調於屬郡時異事殊不敢扳援有請而本府年來調度百出帑庾枵然儻必竢有餘然後興役則夏潦秋霖之餘頽圮益甚沿江一帶居民岌岌常有滄浸之憂而城脚被齧去處多已摧陷更遭一水其損愈多近委江州鈐轄楊禧相視條具頗為詳悉如砌城面以防滲漏作葉溝以通水道用夜叉木以壯城骨皆舊所未有臣今一用其說第工費浩汗未知所出稽諸舊續前帥臣沈作賓

在任日從本府撥到銀若干萬兩付安撫司樁管
充犒賞費今不獲已欲於上項銀內權允借若干千
兩收買磚石竹木等物及雇募夫工日下脩築却從
本府於收到諸色窠名錢內痛加撙節旋次撥還庶
幾城堞得以一新少重帥府之體伏乞劄下遵守施
行
一臣竊惟聖朝計安元元思慮深遠其在諸道既
有兵以備戰守又有將以主其兵復置帥以護諸將
號令素孚紀律素定一旦有警將惟帥之所令兵惟
將之所使以之戰禦無不可者自視事以來講求軍

政本末乃知州郡禁卒多以供工匠備廝役事藝末
嘗練習教閱祇為具文則兵不足以為兵矣有副總
管有路鈴有路分又有州鈴有將副下至都監監押
皆以主兵為職而未嘗知兵問其得官之由或宗戚
或閤門或國信所或堂部吏其間豈無可用之材要
於將畧鮮曾閑習或飾文墨以自喜或矜富貴以自
娛甚者闡葺廢放無所不有則將不足以為將矣兵
不足以為兵將不足以為將則帥之為帥是亦具員
而已矣望其藩維王室如古之牧伯顧不難哉然兵
猶可以閱習而精將不可以勉強而學竊見近歲指

揮總管路鈐例赴臺參將副以下亦必從帥司鈐量
乃許之任臣謂此僅可以察其年齒之狀老與精力
之強否而已必欲得知兵之大則臣願 朝廷嚴其
選擇總管號為副帥間嘗以節度使為之其次路鈐
路分亦武臣高選今之環衛蓋將帥之儲及諸軍統
制統領等官亦多習熟軍務者臣謂總管路鈐宜於
環衛及統制中選其嘗歷戰陣者為之州鈐將副其
取諸統領將副之諳知兵事者都監監押員多不可
悉擇姑從舊制差注年未六十之人而責帥臣以從
實鈐量毋使疾病耗昏者尸其位庶幾州郡主兵之

官漸得其人 居精於教閱緩急有所倚仗非小補
也或謂番爾則閤門國信之屬何以處之臣曰為官
擇人則治為人擇官則亂 朝廷儻憂此屬之失職
固當置諸官閑無事之地至於軍政安危所係則不
可以不擇如臣言非繆乞賜詳酌施行

一欲乞通廣塩於贛州南安軍以弭汀贛塩子之害

時有獻議通廣塩於贛南安者行下贛州知通同共
詳酌未報而以憂歸不及上明年春蘄黃失守其後
朝廷改武昌為壽昌軍畧知所陳云

潭州奏復稅酒狀

臣至愚極陋誤蒙 聖恩擢付一路入境之初訪求

民瘼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
迺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其存不容不復臣敢
疏其本末以聞竊惟酒之有榷本朝家所藉以佐經
費其來尚矣然後行於江浙諸路而不可行於廣南
福建者蓋瘴鄉炎嶠疾癘易業非酒不可以禦風霧
而民貧俗獷其勢不能使之必法於官故特弛其禁
以從民俗之所便若重湖以南雖未聞廣之比然其
密鄰桂筦旁接連賀風土氣候徃徃相似故全永郴
道等州或聽民自釀而輸稅於官或於夏秋正賦併
輸酒息未有專行禁榷如江浙諸路者也獨潭州在

城或稅或榷前後屢變考諸故牘稅酒之法實起於
紹興元年是時兵革未息城市蕭條幕府適有練達
之人建議于州募醞戶造酒城外而募拍戶賣之城
中入城之時數罌以稅官無尺薪斗米之費而坐獲
利入民無逮捕抑配之擾而得飲醇美其後名公鉅
卿相繼典州皆因而不改旁郡如衡依倣其法亦迄
今遵行至乾道二年劉珙討平郴寇增置新兵又乞
屯軍郴桂一時調度百出亦不敢輕變稅法但增置
糯米場添創南北楚三樓量從官賣稍分醞戶之利
而已及辛弃疾之末朔置飛虎一軍欲自行贍養多

方理材取辦酒課乃始獻議于朝悉從官賣明年權
給事中芮燁奏言潭州自行稅酒法人甚安之官不
費一錢而日有所入今變稅為權皆謂不便人多移
徙虛市一空始行之初所得雖多今止及半而米麩
之本官吏之給盡在其中夫以小利易大不便猶不
可况初無可得之利且彼方新經陳峒猖獗之後又
可遽擾之乎 孝宗皇帝亟從其說降旨住罷令本
州照久例施行是年冬帥臣李椿到官椿按吏事最
為詳練亦奏臣久居湖外備諳土俗稅酒之為民使
已久而弃疾改之當荆造營寨房廊日役夫匠甚眾

所入雖不下七八百緡夫匠一散已不及初其後愈
見虧額會計所得除抱認諸司錢及贍給官吏虛有
廢罷醞戶之名實無所益請依舊於行醞戶稅賣而
帥司樓店亦且開沽俟稅課登羨日止 朝廷從之
官司所醞既少姦弊易防故酒常佳而易售民戶安
意稅賣無抵法冒禁之憂故雖稍取其贏仍從官賣
其常平等處課額亦準舊例徑於息錢內取撥分隸
自是潭俗頗還舊觀既而安丙來自西蜀視事之初
即議改權且限三日打併投醪江流見者撫膺椎鑿
破缶所在嗟怨枯馬供磨騷及編氓伐木為薪至空

獄麓而不之卹也倡擾當墟嘈雜郡齋糟糠黍承充
斥後圃凡酒家一孔之利鈎抉靡遺酒貴米賤既相
遼絕重法以禁亦不為止搜邏之卒旁午達道連坐
之人填溢犴圜富者至加籍沒貧者令衆監償異服
荷校纍纍於市中下之家閱月踰時不知酒味小有
讎嫌動相誣訐人人重足一迹糯米以糴責之州縣
雖窮荒之邑艱歉之歲坐數拋下無得免者監勒牙
儉科率舟船所至騷然人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
及一路矣後政帥臣棄時鄒應龍皆有意復舊竟以
弗果然則改弦更張稍蘊民因此政微臣今日之責

也且紹興初元至今凡九十餘載稅法中雖暫改然
其行之之久通前後七十餘年權法之行或三四年
或五六年即復大都不過二十餘年耳由是觀之稅
之與權孰便孰否其大畧可觀矣自曹彥而不怨自
是官酒與民酒並行者為定例莫之能改及開禧二
年趙善恭又欲盡籠其息不待奏聞遽行官權醞戶
失業犯法者多甫及數年其弊遂極曹彥約到任是
時官賣之額日賤月減幕府相視束手無策彥約之
議大槩以為若行權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
一為稅酒利在百姓而官吏有所不便此議一起每

指以為難行皆官吏自為之計非為公家計為百姓計者也以嘉定三年官賣本息計之雖名收二十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貫有奇而米麩柴水本錢與官吏食錢却計一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二貫除本收息僅有八萬六千二百五貫是一日所得止二百五十餘貫若官賣一分稅酒二分則日稅之額不過一百六十餘貫當不難辦於是復行淳熙八年已降之旨參用淳熙十年官私俱醞之議許城外百姓自行造酒般運入城上秤收稅每酒一斤稅錢七文不稅而入謂之私酒若城外以至禁地不可關防即分地

緊慢改為旗均三戶欲來者許之承撲欲退者許之自陳此外惟南北楚樓每歲量造三分之一約復行稅法衛涇繼之每歲所入淨息率不下八萬餘貫眎昔之權無大相過是不科糴不抑配不搜捕薪水之費官吏之給皆拾去其七而確然一定之息踵門自至顧何所憚而不為哉本司每歲諸軍供給賞犒之費誠為不貲若以一歲所入截手補短痛加節約亦可重重自給外此而求多焉必曰不權不可然盈虛相較其實無幾徒為國家歛怨一况淳熙八年指插初無衝改為臣子者廼輒廢格君命行其脅臆臣雖

至愚竊所不忍謹以日下措置復行稅酒舊法所慮
人微望輕不足鎮壓異議既行之後他時或有變更
則為醜戶者重罹蕩折之禍是臣實誤之也用敢冒
昧奏聞欲望 聖慈仰體孝宗皇帝嘉惠湘民之志
意特降 睿旨從臣所請臣當琢石鐫刻立之通衢
以為本州一定不易之制俾潭之百姓歌詠 聖恩
永永無極臣不勝大願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荆湘之地徭峒錯居風俗獷戾動搖
則易緩輯則難乾道間因官司敷賣乳香激成榔
桂之變厥監非邈人所共知本司以安撫一道為

職正當禁止州縣擾民之政以銷患未形乃因糴
酒之故歲歲行下科糴糯米所酬之直未必能及
時價所支之錢未必能到入戶况又有追催之苦
有陪備之費其為咨怨蓋不待言擾民之事首自
為之州縣效尤其將何責倘非亟復稅法則歲造
二十萬緡之酒用糴至多苟不科糴何所取辨萬
一有姦民扇搖其間是因小利而致大患也臣日
夜念此至熟是以斷然行之不疑伏乞 睿照

五月二十

陸日本
聖旨依

申樞密院措置收捕道州賊徒狀

照對本路道州管下有賊人蘇師軍等聚集作過已
涉數年尚未敗獲緣本州連年災傷飢民從之者多
遂頗猖獗已殺傷江華縣土軍唐信等八名近承廣
西提刑司牒據賀州桂嶺縣申賊人蘇師軍等在本
縣及江華縣兩界首行劫民財殺害人命已牒昭賀
道州督發巡尉會合追捕今來賀州申備桂嶺縣申
強賊二百餘人是蘇師軍等賊徒過縣五里頭鳴鑼
奪人戶赴州納稅之米本州支錢付臨賀縣彈壓馮
進等部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桂
嶺縣勦捕又據道州申賊徒十二月二十五日自賀

州侵入江華縣界黃小九家取酒食用閑集隅官等
人捉獲正賊朱廿五廖晚二其餘賊徒竄入賀州界
地分自今鄉境寧靜除已開會攻捕盡數勦絕兩司
切詳廣西提刑司牒及道州申見得上項賊徒目今
的在賀州界內但賊徒出沒不常若道州有備則逸
而之廣西廣西有備則復過道州如此已是數年若
以其暫出州界便謂無事切恐媮一時之安養龐護
疽終為大患今事連兩路若相與為一家則此賊有
不難圖者今廣西提刑司已差彈壓緝捕馮進等部
押藥弩手五十名同本州巡檢趙春前去勦捕而本

路提刑司昨來亦已差衡道柳桂四州都巡檢下土軍一百人并道州抽差營道等四縣土軍弓手共一百二十人有隅官義丁在外則兩路皆已有兵把截矣所慮兩路將士之心未必協同若更相望觀悠悠歲月安有了期若一處先舉而自餘不相應援亦為利害莫若兩路互相開報其所調發人兵隅官彈壓等人各於本界衝要去處守把防其侵軼絕其抄掠之路使其力窮勢蹙是道州守倅却當乘此之時遣得力人持兩司榜文喻以禍福許其自新仍一面抄劄民措置賑卹使本州之民各皆帖妥無與賊相應

者則其勢必孤而官司又明許以不死則投附者必眾其執迷不改者勢必無幾却開會兩路之兵各進前掩捕而選擇其中熟於山谷地利之人擣其巢穴其成會必矣今具措置事下項

一 調發兵馬帥憲司當任之昨來提刑司已差發四州都巡土軍一百人及糾集義丁等人外今諸本州更切斟量緩急如合用添兵即火急飛申安撫提刑司行下差撥應副其錢糧先撥合解諸司窠名錢物應副支給却行具申理豁一 糾集隅官彈壓等人及土名弓手遏賊來路防

護江華等縣居民無衝突之患道州當任之今
請本州從長措置施行務令着實有備不請具
文塞責

一賑卹飢民使各安業本州與提舉司當任之本
州諸縣皆有飢民江華最甚請本州日下先次
委官抄劄江華縣飢貧戶口火急申提舉司支
撥常平錢米行下賑卹餘縣却以次區處如常
平有限不足均給即疾速具申帥漕憲三司同
共具助

一階逐得力人入賊說諭令其散衆投降亦本州

之責令從安撫轉運兩司具榜發下本州請疾
速差得力人前去散貼招諭其應下合行事宜
就委本州陳司理與守倅商量從長施行務使
賊徒及早解散戶民各得安業賊徒見在賀州
管下兼昭州及廣東連州路徑相通切恐賊徒
透走難以收捕合牒廣東西兩路經畧安撫提
刑司及昭賀連三州詳前項事理各行調發人
兵防守衝要無令竄送如有機會可乘即開報
道州合兵掩捕務要與民除害不必以各路之
故互分彼此

右牒上本路提刑提舉廣東西經畧安撫提刑司并
道昭賀連州各請照前項事理速為施行及具申樞
密院伏乞旨揮劄下諸處催促施行嘉定十六年正
月十五日

申尚書省乞撥米賑卹道州飢民

證對本路管下永道兩州去歲早禾方熟忽傷螟虫
晚禾垂成水潦暴至田畝失收人民闕食緣此道州
江華縣凶徒竊發飢民群附遂至猖獗諸司逐急委
官措置擒捕仍多方招誘飢民近已獲到賊首餘黨
相繼降附目今招誘來歸者非惟無所贍給而中產

之家亦多飢餓至於細民則尤極狼狽道殣相望疫
癘復作骨肉流離城市聚落萎棄嬰孩至有不獲已
而溺之江水者其勢危急蓋尤甚於嘉定十四年之
早疫兩司見差官抄劄措置糶濟緣飢餓者衆米石
闕少別無可以措畫證得嘉定十五年郴州椿積米內撥五千石道
郡旱傷 朝廷行下於郴州椿積米內撥五千石道
州桂陽軍常平米內各撥二千石兩司又劄次申乞
允撥潭州和糶米石蒙劄下科撥六十石專一賑濟
計撥一萬五千石以活飢民一方赤子遂獲更生今
道州承連年旱疫虫溺之餘又有盜賊疾癘之苦百

姓飢餓父子相棄常平存米既已無多道州郡計自來窘匱有稅之家又以累歲勸分全無儲蓄鄰近永州自患不給接連廣郡道梗不通別無米石可以仰食雖賊黨漸平然飢民易動一方之事尚多隱憂今來情急勢迫所合申控 朝廷仰祈矜卹以解十萬生靈倒垂之急欲望鈞慈於潭州或道州和糴米內撥米二萬石亟賜劄下專一賑濟道州飢民庶幾百姓存活銷患未萌不勝本路之幸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由尚書省伏乞旨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三月二日

奉 聖旨依令道州接見起發襄陽府和糴米一萬二千五百石就充本州賑濟使用如上項米已行起

撥即仰潭州於嘉定十四年分見椿和糴米內支撥一萬二千五百石應副道州支用候支散畢開具夾細帳狀申尚書省

申樞密院乞免將飛虎軍永成壽昌狀

證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準當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節文為本司申乞將壽昌見屯親兵忠義軍八百餘人帶衣甲盡數替回歸司教閱事已劄下壽昌軍節制司外劄付本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將已發往壽昌軍飛虎新軍共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各人老小妻口更揀五十七人并衣甲軍器等亦同老小妻口日下一併般挈往壽昌軍一處居止通作二千人永久

屯駐將飛虎舊軍四百五人且權與存留教習新軍
及行下飛虎軍招填闕額外所是起發新軍老小妻
口本司尋契勘若徑將飛虎新軍老小妻口盡數發
遣在潭州可省日支券食在本司可免歲費折洗等
錢誠為利便所合仰體廟筭亟行遵稟但緣本司體
訪得上項新軍當來雖係於本路諸州招收既而就
潭州選刺押下本州新寨居止教閱往往即視本州
以為鄉土其間多就本州結親者近聞永成壽昌頗
懷顧戀本司慰勉就道偶無異詞然揣度其情尚有
復回本州折洗之望今將各人老小妻口遣就成所

雖有室家團樂之樂且無道路往來之勞而其意
終不以為便博采將士之論不謀而同今本司見據
先來部轄壽昌軍捍禦新軍將官唐亮申所部新軍
七百八一面起發回司折洗限兩月仍前起發外其
逐人老小妻口欲且令在本州新寨居止免行發遣
仍欲立為定制自今壽昌捍禦飛虎軍每滿兩歲一
次折洗歷幾軍情感悅緩急可以集事至於本州本
司雖小有支費所不敢計而朝廷昨奉所委本司
新勅洪寨字亦不至為棄物本司已於五月二十八
日二十九日六月初二初三日具申經院乞速賜

劉下壽昌軍及本司證會施行未准回降今月初七日據壽昌軍差正將趙遵部押第一次起發捍禦新軍六百九十七人回司拆洗據衆軍圖狀稱新軍為見當來舊軍多有立到戰功增加爵祿又見文榜止是潭州飛虎却無壽昌寄招衆軍皆是拋棄物業般挈父母妻口前來投充就請又多是本路諸州產戶或改刺禁軍盡在本州結親及有祖宗墳墓壘在附近去處若使永戍壽昌則是家產破蕩親屬遠絕祖宗墳墓不能拜掃深實利害昨已具狀赴沿江制置司陳乞已蒙備申 朝廷外陳乞將新軍存畱在寨

一年一替或依信陽軍捍禦官兵久例一年一次拆洗使各家有父子團樂之樂衆軍皆得安跡今契勘本司昨來躰訪得知前項利害因依已排日具申乞今據回司拆洗新軍陳狀顯見軍情未以求戍為便欲望鈞慈檢証累申事特賜敷奏速賜劉下壽昌軍并本司證會將前項新軍老小妻口且在本州新寨居住免行發遣仍立為定制將壽昌軍捍禦飛虎軍兵每滿兩歲一次回司拆洗庶幾兩便謹具申樞密

院伏乞旨揮速賜施行時壽昌知軍朱索建言朝廷從其謀行下其度軍情必不悅方為申陳未幾果聞諸卒喧譁幾至生變朱逃於江北乃出榜訴以初無此事仍發其歸司拆洗然

未成之議未已也其初請未從又其三有請且作親
作白廟堂甚力乃始下鄂州制置司制司申潭州所
請其說甚長久之乃割下從
本司所申行十月十一日也

申樞密院為已誅斬武岡軍叛卒狀嘉定

證對本司昨為武岡軍禁軍將宗楊德攢司劉德近
在軍衙作鬧及劫掠黃三蕭八等家財殺死百姓周
少三等事尋奉八月二十五日省劄備奉 聖旨令
本司更切撫諭安輯施行遂於九月初十日密切行
下本司撫諭諸軍各令安帖外仍喚上蔣宗等三名
赴本司聽候旨揮仰本軍立便解發如敢抗拒請權
運選差得力兵級徑行擒戮函首赴司其蔣宗等三

名家財並給付用力兵級充賞仍將本司發下借補
官資文帖書填給付并具姓名保明供申切待具奏
朝廷給降真命及從本軍充支官會二千貫文等第
支犒具申本司發還去後今月十四日據武岡權軍
僉判葉宣教申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軍兵陳喜
李成等擒捉蔣宗楊德劉德三名斫到首級了當其
餘隨從人于喜等亦已捉到分送三獄收禁外所有
蔣宗楊德劉德首級別狀申解併具陳喜李成等功
賞供申先次飛申本司須至申聞者右所據前項狀
申本司除已牒武岡軍催申候到逐一施行別具供

申外謹具申樞密院伏乞證會

又申樞密院狀 同日

使司昨於九月初十日給文榜發下武岡軍委權
軍葉僉判喚上蔣宗等赴司聽候旨揮如敢抗拒即
仰擒戮函首申解却將蔣宗等家財分給用力兵級
仍將本司元發下借補官資文帖書填給付供申去
後今據權軍葉宣教申已於今月初九日分差得力
人陳喜李成等擒捉蔣宗等三名各已斫到首級及
提到隨從人于喜等送獄根勘外今有各行事件須

旨揮

一據申兵級陳喜李成等委是用力向前深可嘉
尚其餘同共用力之人亦合優賞請權軍照使
司元行下文榜事理將所給借補官資文帖斟
酌輕重書填給付不許泛濫仍具姓名申本司
切待具申朝省給降真命其蔣宗等三名家財
合照元榜事理第等支犒用力兵級所是本司
元榜出立賞錢二千貫文亦合斟酌輕重立便
給付務令公當

一昨來蔣宗等在城內及城外二十里間劫掠民
戶家財打蕩屋宇一番驚擾深可於念請權軍

日下抄劄城內外破害人戶姓名於常平錢內
等第賑卹一次務令優厚

右牒武岡權軍葉僉判照前項事理逐一施行具狀
供申并牒上二監司請照會再申樞密院證會仍申
尚書省諫院御史臺

小貼子

所是本司元立賞錢二千貫文已行下就本軍
兌支及差人賫券發還本軍外別支官會一千
貫發下令預賑卹軍城內外被害居民伏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奏申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
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輾轉呼吸之頃安
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群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
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
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
至此紛擾臣某嘗劾奏以聞奉 旨深克美遵雖去

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陵犯郡守
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
既脅取州郡文帖為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
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眾無敢後者方其鼓眾倡亂
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
復行劫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
積日富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寔有叵測獨賴本軍簽
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為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
司馬遵託疾在告莫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
敢大肆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書

策使莫圖之又能深沉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為規畫
以措置火政為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五更番
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示
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為之倡於是群卒爭奮遂梟
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餘兇黨同時就縛
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即簽
書武岡軍判官廳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
潔修早登儒科兩試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
人稱之繼在遂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
岡適會闕守攝承數月政譽藹然採荒春陵民被實

惠今茲又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
作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一路
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上干天聽
伏望 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擢以風厲當世
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所勸勉實天下幸甚
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樞
密院諫院御史臺 又與朝堂書云其近自武岡兇卒
授爵之後一序奏起禦陳伏計悉
塵鈞覽今震本軍共到事之本未及用力兵級姓名
謹用備中朝者切惟簽判乘奠以辭然一儒生平時
謙恭靜默若無所能為者臨事制變乃毅然奮發如
此其所區處又極縝密故能翦除兇醜綏靖一方其
力甚難而其功甚偉某已同權憲大夫露薦于 朝
伏望鈞慈優加獎擢以風厲當世蓋今有位之大夫

抵習為保身持祿之謀其能捨驅紀難為公家立
者甚少况莫暫攝郡符事之齊否初非已責一發
効則奉族職焉常情於此解不顧慮而莫之用心
有公家而不知有移室知有一方之利害不知一身
之安危其在今日實為難洋方事之未齊也諸郡尺
藉浸有頹日語難之風為有司者未免姑息容養以
幸無事一旦首亟編徇諸州以等意態不摧自沮後
雖有喜亂之人誰敢復效尤者故某薦莫之章以爲
其事雖主於一方於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
功可及百年公論實然非夸語也惟大丞相先生知
之諸卒之用力者人數頗多無悉賞之理惟李成陳
喜李收于志四名不可不錄已詳其公狀申聞乞正
行浦授原諸卒所以用力者為本司明立賞罰許事
成之日保奏補官故能踴躍效命捐數人之賞以全
一部之生靈仰惟公朝先所不靳願早賜旨揮行下
某豈勝慘惻溪望之至十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乘
莫特轉三官陞差充通判武岡軍仍令吏部將本軍
簽判員闕日下若罷其已差下又令赴部別注授
本 又申乞黃達等賞

本司昨為蔣宗揚德等鼓衆作亂光焰熾然恣睢日甚若典刑久而未正必有必蔓難圖之憂効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處之策行下委權軍事業莫選兵級之可用者許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榜出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 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業莫遂借潛火為名團結軍伍擇其中之可伏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將李

成陳喜各借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借補進武校尉遂具申 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其黃達等四十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資激犒及押隊徐炳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行開列姓名供申 朝廷證會三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鄧文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得與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稟關牒去訖今據武岡通判葉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黃達等一十六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黃達等一十六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斫到蔣宗等首級之

人委有勞效謹具申樞密院尚書省伏乞旨揮特賜
詳酌惟賞施行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

證會武岡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行下
權軍簽判葉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按堵徐議措
置討方畧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衡軍令狀不管稍
有漏泄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字其時書寫條畫賞
榜補帖等不欲宣泄盡出周安衡一手且許以事濟
之後當與具申 朝廷補官所是周安衡自差委承
行之後朝夕究心備宣忠力繼而葉簽判果以本司

所下賞格補帖密示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
頃三克就戮今李成等見蒙 朝廷錄其勞效授以

官資已足為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衡在司年

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別無過失前政安撫鄒閣學

曾具申 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回降令契勘蔣宗等

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已就緒統周安衡之

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而其宣勞效力若不具申

朝廷優加旌賞無以為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

是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衡比附次等立功

人李成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必

錄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 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本月十四日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遞申發去訖契勘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蠹除李安世先已自盡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為公使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隣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機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糴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糴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渚申常平司

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早為備豫之計惟聘聘為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 國朝張詠 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佑糶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

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敷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溷天聰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人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 淳化至 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

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求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
朝廷著之令甲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
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今欲望 聖慈將臣奏申事宜
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

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後批二件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
今都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米
內折糶米者自今歲為始今人戶納本色更不折錢
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為米五萬餘
石別敷盛貯名曰惠民倉歲賑糶永無艱食之虞
送部勘當事理今部照得今詳潭州真安撫兩申以
本州折糶並納本色米置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
州日故事必帥守能節用愛人而不較折糶以為郡
計之利乃能相繼經久之良法美意俾百姓歲受平糶
之惠又可保全常平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

古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 朝廷旨揮伏候
揮右劄付潭州樞戶部勘當事理施行惟此寶慶元
年正月十一日

申朝省借撥和糶米狀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為甚潭州諸
縣多以旱告而長沙善化寧鄉益陽等縣為尤甚早
稻之傷幾及其半朔旱之狀日以千百計某已委官
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
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
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
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某濫叨郡寄視民利

病實已休戚每一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徒以般販出境為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踴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流莩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遼絕晚禾雖茂近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稔其將奈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 朝廷存晉綱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人實被全活之惠數內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并

定十四年和糶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糶米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準省劄指揮於上項和糶米內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納見今不住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已今來欲乞 朝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糶米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留本州為來春以後賑糶之備庶度在城十萬餘戶不至有闕食狼狽之患其糶到價錢謹當令項椿管候將來豐熟收糶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下湖廣總領所證會伏候 旨揮

九月一日
奉 聖旨

令潭州於和糴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
務要實惠及民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候來年秋熟
收糴
補還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穀狀

昨緣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損傷來歲春夏之間
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控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
那融遂畫項具申 朝廷其一乞將嘉定十六年上
供米十四年以後和糴米共七萬二千石存留本州
為來春賑糴之備其二乞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
綱免起一年從本州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教收納來
歲給貸末等人戶充為種糧今月一十五日恭惟九

月初八日省劄付九月一日 聖旨令潭州於和糴
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務要實惠及民
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收糴補還仰見
聖 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某元請存留米
七萬餘石今來止蒙 朝廷支撥二萬所有馬穀一
項又未準指揮仰惟仁聖在上視民如傷每遇一方
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靳惜某昨漕江東適值大
歉與諸司共請于朝前後得米九五十餘萬石官會
度牒又不與焉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
之民無一流辜感戴至今叨恩此來值道州飢疫又

同漕臣控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糶米一萬二千餘石
徑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江左
春陵則為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例蓋撥米
賑糶自當收糶補還兌穀給貸亦以價錢起解非逕
乞賑濟之比 朝廷昨尚從其所難今豈不從其所
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為蕃庶某去歲以未舉行賑糶在
城貧民抄劄一萬二千八百餘戶長沙善化兩
縣鄉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百餘戶其始三
日一糶自春至秋共糶過米七萬餘石去冬收

成日係中熟徒以鄰境告歉客販不來本州之
米却泄於外緣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
三兩日一糶尚用過前件米數况今夏一旱損
傷至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
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來春以後米價翔踴必甚
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糶米有所不可則所用米
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某近置惠民倉撥
人戶納到折糶米五萬餘石椿充賑糶已具奏
申外今蒙 朝廷支撥和糶米二萬石總而計
之僅有七萬石指準切恐給糶決是不敷某不

敢以將去之故不為力陳然亦不敢必望 朝
廷悉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糶米見有四
萬一千二百餘石椿頓州倉除已除指揮支撥
二萬石外自餘二萬一千二百餘石欲望 朝
廷併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糶將糶到價錢令項
椿管收糶補還所有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
餘石一面接續裝綱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
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為產米之地中戶以下輸賦之餘
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絕少每歲鄉村闕食
諸縣例行勸分徃徃所得無幾雖間有勸到米
石去處以之給糶無田之貧民尚不能徧及若
五等下戶纔有寸土即不預糶其為可憐更甚
於無田之家蓋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
農事方興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為畊種
之資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為本其為
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歉富民不肯出貸則其
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轉徙而已
某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其說今春艱食
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沙縣諸鄉有社倉二

十八所凡二十畝以下之戶皆預貸穀賴此得
充糧種比之他縣貧民粗有所恃某因是詳加
體訪乃知本縣社倉初始於慶元初年迄今二
十餘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
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乏極力樽節粗可官
僚皆謂馬料之穀可以陳乞允撥蓋其說可行
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一千石在倉見
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未至闕乏一也湖北
州縣今歲多稔以 價錢解總領所就彼收糴
自可接續支遣二也某昨來申請之後切度

朝廷必垂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
竦指揮恐其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
縣置立倉敖近據逐縣申各起造了畢及已選
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戶送納田野農民知州郡
為控告 朝廷立此久長之利人欣悅歸感

聖恩今年雖欲申輟有所不可其在官二年所
以為民食計者無所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
縣則勸立義廩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
就置社倉去歲別敖受納以備來歲賑糶然所
及者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末等稅戶有田而貧

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別無他策可使
蒙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既被存恤而力田輸賦
之家反不沾勾揆之人情尤所未安欲望特賜
指揮從其所請令本州證目今價直以行在會
子并紐筭水脚糜費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
北收糶在總領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
穀散諸鄉村歲歲給貸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其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弊倖
徒費穀斛米必有益其考之諸處社倉敗壞之由
蓋緣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令管幹徃徃視

為已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加考察且無更替之
期安得不滋弊倖其今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
一切從官司出本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
執者不得獨專其權兼令二年一替其視向來規
摹似稍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衆論似可
悠久且尋常救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為難今一
鄉之間輒為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為荒歉之
備無出此策伏望 朝廷垂察令其迄成此事以
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其不竅指揮徑將
入戶稅穀就社倉送納專輒之罪併乞矜宥施行

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
旨並依所申劄付潭州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 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放
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
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
壞每為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
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最
甚而致粟又為最艱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
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
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 孝宗皇帝之

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
多端往往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
曷常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
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
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
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
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
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而
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
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

遭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早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
念所以為一方飢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
樽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
為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
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歛散之規息耗之數大
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揀弊視俗制宜者又
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 仁朝深知
之初方務行 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中請事
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 聖慈察臣
汲汲為民之心從臣所請放降旨揮令本州常切遵

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象天
施行無窮臣不勝大願頃至奏聞者

尋得旨依
奉行下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覩已降旨揮群臣候過 寧宗皇帝小祥並服

純吉者某謹按禮經子為父臣為君皆服斬衰三年
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自漢文帝率情
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禮間有天資篤孝銳
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
其說不過曰君服於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
也獨弗思古禮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

能服之而臣顧不能耶我本朝列聖相承外庭
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阜陵
獨出宸斷易月之外哀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大布
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能推廣聖
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哀服三年於上而
群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窮之恨也迨紹熙
甲寅阜陵上賓從臣羅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
月之後未釋哀服朝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
日及朔望時節朝臨奉慰應下喪禮皆以哀服行事
山陵之後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

燕服亦當稍為之制去紅紫之飭此於臣子行之非
有甚難而可以畧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臺諫
集議以為點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畧存遺意可以扶
持哀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竟以不果議者
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行久矣使人君居喪
必若阜陵之禮群臣執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
文度数未盡如古而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冑
弄權群姦朋附但欲一切反慶元初政故光宗
之喪群臣復以小祥純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群臣
禫除而純吉者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至詔

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侂冑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哉且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太常寺申乞遵紹興已行之典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淳熙宅憂之日雖有群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文蓋高廟登遐在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年二月二日孝宗內禪光宗踐祚於是文武百僚鞍轡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自緣新

君之受禪非為高廟之小祥也嘉泰禮官敢於舞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偶失討論徒以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甲寅所定乃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外政繆令刻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蹈其失乎且禘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皇帝以至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黃之服黑犀之帶未改也而群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越七日而遂

純吉追念去歲是時先皇帝負宸朝群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邈臣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未安者二也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絕筋骨未足論報况區區服章文飭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鞋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韉不以文綉此在群臣初何所損而於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旨揮姑賜

寢度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皇上初政之先務也其以迂踈蒙恩擢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庸敢冒昧輒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朝廷詳酌速賜旨揮須至申聞者

未到闕前已有從吉旨揮既供職遂以此

繼之上廟堂劄子云前日進待東閣嘗替及宣宗小祥百官純吉事伏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群臣豈應純吉但昨未指揮已下諸道不可復追欲旦夕率百官請上御殿聖德謙冲必未聽允即降旨候大祥從吉但薄海內外均為善如流處事有法其不勝歎仰之至但從吉則內外異容恐有所未安其謂莫苦亟方獨先從吉則內外異容恐有所未安其謂莫苦亟降旨揮徑作都省勘會昨據禮部大常寺申乞令百官以小祥純吉雖已從所申緣皇帝見三年之喪群臣未應據行純吉見別議施行置郵傳命不過兼旬可以備達諸道獨川廣其至少遲耳如此則正大明白雖不允他為委曲亦自可行蓋前降旨揮乃有

司之誤非朝廷之失昨因其有請而從之今以其未安而改之非惟無損聖朝之大体抑足以爭光君相之盛德其區區又切謂朝廷之上事無大小莫不皆然非但喪制一端而已蘊文忠公所謂印刻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以明聖人之無我正謂此也若以其既行而憚於更改則所失多矣其夙荷大丞相先生優容狂瞽苟有知見不敢自嘿仰乞鈞察尋百官拜表表請御殿批答不允遂詔行在職事官以上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旨揮時已闔門求去遂不復爭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具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路信州永豐縣界割職事訖者兩螭夾侍文玷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為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其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幸

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盞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晨趨對清光者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我弁其間利責既稀所願優錄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清庶幾潘岳奉版輿之惟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府之節遽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闔宿而臨封部教卜和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輶傳初馳旌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垂聲之家而因追需之

日以婁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立山半為賦租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掇可辱輒殫朝夕之咨諏無体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捐賦外之征民未易蘇當先法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絲薄恐終負於選掄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大明博照念臣志存將毋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稍觀其政事肆加遠職仍畀重權臣敢不以阜俗為阜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之本輒所仰媿初無鞭筭之能搆節是先唯敬佩玉 音之訓

為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臣某言昨以知廣德軍魏峴奏臣將賑糶米檀行給濟臣尋具奏聞待罪外恭準尚書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真其無罪可待魏峴與宮觀臣除已即時望闕遙謝訖者囊封引咎甘竦竄投詔旨疏恩遽從原貫驚魂甫定感涕交流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以孤生寢鹿華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有此心常愿忠於君父頃玷諮諏之寄適罹旱暵之蓄一道生靈命方危於絲髮九重宵旰痛苦切於體膚蒙振贍之有加惧奉行之弗稱惟此年之通患眠

荒政為具文昔嘗竊歎於里閭今忍自欺於天日懇
誠一念不翅已憂織悉百為幾如家事官僚惟其可
用復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當宣皇卹小嫌之避方
桐川之再至適麥壠之未秋熬熬衆口之告飢翼翼
累章之瀝懇雖尚稽承 詔臣子不得而專然苟可
活民 仁聖必無所愛遠稽汲黯河內之故事近考
范鎮宛丘之已行輒頒給而後聞果允俞之亟下豈
料屬城之守迺騰罔上之章謂人臣之辜無甚於擅
權而天下之惡孰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終 反
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太之言實微臣族赤之地縱日

月照臨之下靡隱弗照顧風波震蕩之衝何恃不恐
亟伸辜籲仰瀆 聽聰在漢法之當誅幸克仁之垂
宥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澤流遠邇識洞忠邪知臣
分求牧之憂詎難安視察臣有放鹿之故意實無
他特恢含垢之恩稍止望諛之典以伸輿議以厚邦
風臣敢不祗載鴻私勉殫駑頓使殺身有益尚肩一
節以報君况為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 又謝宰執
啓云巧語
上聞極抗章而自列隆恩下逮迄赦過以弗誅捧詔
凌競拊躬感惕伏念其本漸通敏徒抱闕踈入侍軒
峴每見 玉色憂民之切出乘輅傳伏觀 璽書卹
下之類誓竭駑材祗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燠而
桐川九極於凋殘蒙振瞻之特優懼奉行之弗稱風
宵一念民飢奚異於已飢區畫百為王事殆同於家

事所冀惟仁恩而均被靡違顧文法以自營頓當原
 隰驅馳之時備觀田野焦熬之實欲糴則人苦青蚨
 之欲濟則官無紅腐之儲抑立視其死與既有負
 求芻之托苟利專之可也又難逃矯制之刑與其失
 戩以諭安寧若損身而任責勉效便宜之舉亟蒙開
 可之音顧小臣敢越枚拘學見盛世素存於寬大是
 乃彰朝廷之美何至干堂陛之嚴以王命而賜民
 之諛乃出部符之手情狀深藏而巨測有媿先知語
 言妄發而不倫本亡足辯荷天日照臨之赫免風波
 淪陷之危茲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而秉化鈞以深仁
 而培邦本謂群臣之善亦王之善齊人常有格言而
 衆戩之功乃相之功抑予誠為確論凡悉力以裨荒
 政即盡忠以報公朝肯令譖愆之行等馴至是非之
 易位特加全護俾宜諛何某敢不仰佩鴻私益有素
 守放覺何辜既蒙觀過之恩蹈虎雖危當勵匪躬之
 節其為銘篆
 局既編摩

禮部侍郎謝表

乙酉七月九日

臣某言念伏準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
 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旨依所乞免兼
 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祇受者伏以龍飛九五幸逢真
 主之興駟召再三遽造適臣之列職親地遽恩鉅人
 微臣其實惶實頓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
 人材之聚散王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
 臣則若猛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
 而和氣聞于是以元祐首年盡起諸老隆興初
 萃群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適追先

猷宜得白首耆艾之英以重清時猷納之選伏念臣
學雖志道材弗脩人忝乙第於慶元臨軒之初綴三
館於嘉定改弦之始鼇鼎久直曾微華國之文螭
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從予節游易守藩尚期宣
室之席前忽痛鼎湖之弓墮義輪東下方溥海之仰
瞻漢札西來先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躡
於儀曹金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
之秘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兢畏
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哀謂臣雖無適用之材

如臣粗有勿欺之節懼躋通服許責微忠臣敢不戒
在苟容期於筭報惟禮可以為國願廣晏嬰之言非
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敬謹奉表稱謝以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臣不敏前蒙恩命

出守此州

日昧前修



